



宋元通鑑

八十四卷

宋孝宗



廿五

特別
48
3719
25



3719
25

宋元通鑑卷第八十四

明賜進士前中憲矣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八十四 起庚寅至癸巳凡四年

孝宗四

乾道六年 金大定十年 春正月乙卯修楚州城乙丑增築

豐儲諸倉 二月乙酉詔戶部二人分領諸路財賦

壬寅詔諭大臣均役法嚴限田抑游手務農桑 三

月乙卯裁減樞密院吏額一百十有四人丁巳詔步

軍司權以三萬五千人為額巳卯詔兩淮州縣官以

治賦恤農
導水減元
內政頗修
而不能容
一汪應辰
何也

繁簡易其任復置江浙荆湖淮廣福建等路都大發
運使以新知成都府史正志爲之 夏四月戊戌罷
吏部尚書汪應辰應辰剛方正直敢言不避立朝多
革弊政中貴人皆側目上皇方斲石池以水銀浮金
鳧魚于上帝過之上皇指示曰水銀正乏此買之汪
尚書家帝怒曰汪應辰力言朕建房廊與民爭利乃
自販水銀邪時賜發運使史正志緡錢二百萬爲均
輸和糴之用應辰三上疏論之遂出知平江府然水
銀實非買應辰家也 五月甲寅裁減六部吏額百
五十人其餘百司三衙以是爲差 己未陳俊卿虞

罷俊卿

允文等上神宗哲宗徽宗欽宗四朝會要 己巳陳

俊卿罷虞允文建議遣使如金以陵寢爲請俊卿以

爲未可允文請不已帝手札諭俊卿俊卿奏曰陛下

痛念祖宗思復故疆然大事須萬全俟一二年吾力

稍完乃可不敢迎合意指以誤國事帝意方鄉允文

俊卿以論不合因力求去遂判福州陞辭猶勸帝遠

佞親賢修政攘夷泛使不可輕遣 丁丑知潮州曾

造犯賊命南雄州編管籍其家 夏相任得敬脅其

主仁孝中分其國請命于金金主不許初仁孝之嗣

位也國內多亂任得敬乃仁孝外祖抗禦有功遂相

允文宜假
留

金却夏實
不許分國

夏國專政二十餘年陰蓄異志欲圖夏國誣殺宗親大臣其勢漸逼仁孝不能制是歲乃分西南路及靈州囉龐嶺地與得敬自為國且上表于金為得敬求封金主以問宰相尚書令李石等曰事繫彼國我何預焉不如因而許之金主曰有國之主豈肯無故分國與人此必權臣逼奪非夏主本意况夏國稱藩歲久一旦逼于賊臣朕為四海主寧容此邪若彼不能自正則當以兵誅之不可許也乃却其貢物賜仁孝詔曰先業所傳亦當固守今茲請命事頗靡常未知措意之由來續當遣使以詢爾得敬始有懼心仁孝

范成大

乃謀誅之 召辛棄疾入對延和殿時虞允文當國帝銳意恢復棄疾因論南北形勢及三國晉漢人才持論勁直不為迎合作九議并應問三篇美芹十論獻于朝言逆順之理消長之勢技之長短地之要害甚備以講和方定議不行 閏月戊子以起居郎范成大為金國祈請使求陵寢地及更定受書禮蓋泛使也初紹興要盟之日金先約毋得擅易大臣秦檜益思媚金禮文多可議者而受書之儀特甚凡金使者至捧書升殿北面立榻前跪進帝降榻受書以授內侍金主初立使者至陳康伯令伴使取書以進及

相檜十九年以此

通鑑卷八十四 宋紀 三
湯思退當國復循紹興故事帝常悔恨每欲遣泛使直之陳俊卿既屢諫不聽罷去至是乃令成大使金臨行帝謂之曰朕以卿氣宇不羣親加選擇聞外議洵洵官屬皆憚行有諸成大對曰無故遣泛使近於啓釁不執則戮臣已立後爲不還計帝愀然曰朕不敗盟發兵何至害卿嚙雪餐糞或有之成大奏乞國書併載受書禮一節弗許遂行辛卯吏部尚書陳良祐論奏陛下恢復之志未嘗忘懷然詞莫貴於僉同不可不察博訪歸於獨斷不可不審固有以用衆而興亦有以用衆而亡固有以獨斷而成亦有以獨斷

而敗今遣使乃啓釁之端萬一敵騎犯邊則民力困於供輸州郡疲於調發兵聯禍結未有息期將帥庸鄙類乏遠謀對君父則言效死臨戰陣則各求生有如符離之役不戰自潰瓜州之遇望敵驚奔孰可仗者此臣所以未敢保其萬全且今之求地欲得河南曩歲嘗歸版圖不旋踵而又失如其不許徒費往來若其許我必邀重幣經理未定根本內虛又將隨而取之矣向之四郡得之亦勤尚不能有今又無故而求侵地陛下度可以虛聲下之乎况止求陵寢地在其中曩亦議此觀其答書幾於相戲凡此二端皆是

求釁必須遣使則祈請欽宗梓宮猶爲有辭。內視不足何暇事外邇者未懷豈能綏遠奏入忤旨貶瑞州居住尋移信州起居郎張栻入對帝曰卿知敵國事乎栻對曰不知也帝曰金國饑饉連年盜賊四起栻曰金人之事臣雖未知境內之事則知之矣帝曰何也栻曰臣竊見北年諸道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誕謾不足倚賴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帝默然久之栻復奏曰臣竊謂陵寢隔絕誠臣子不忍言之至痛然今日未能奉辭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絕之乃欲卑辭厚禮以求於

彼則於大義已爲未盡而或猶以爲憂者蓋見我未有必勝之形故也夫必勝之形當在於早正素定之時而不在於兩陣決機之日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讐之義顯絕金人不與通使然後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練兵以內修外攘進戰退守通爲一事必治其實而不爲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雖有淺陋畏怯之人亦且奮躍而爭先矣帝深納之 癸巳以梁克家叅知政事 甲辰辛次膺卒次膺字起季掖人以禮自防雖崎嶇亂離貧不自聊而一介不妄受 六月壬子申嚴卿監郎官更迭補外之制

榮國公挺自東宮出居外第 秋七月辛丑復置御
前弓馬子弟所命吳挺兼提舉 賜岳飛廟曰忠烈
是月太史奏木火合宿主冊太子當有赦 八月
庚戌虞允文請蚤建太子帝曰朕久有此意事亦素
定但恐儲位既正人心易驕卽自縱逸不勤於學浸
有失德朕所以未建者更欲其歷練庶務通知古今
庶無後悔耳 夏任得敬伏誅 九月壬辰賜蘇軾
謚曰文忠 范成大至自金初成大至金密草奏具
言受書式并求陵寢地懷之入初進國書辭氣慷慨
金君臣方傾聽成大忽奏曰兩國旣爲叔姪而受書

使命不辱

禮未稱臣有疏摺笏出之。金主大駭曰此豈獻書處
邪左右以笏標起之成大屹不動。必欲書達。旣而歸
館所金庭紛然其太子允恭欲殺成大或勸止之其
復書略云和好再成略河山而如舊緘音遽至指鞏
洛以爲言旣云廢祀欲伸追遠之懷止可奉遷卽俟
刻期之報至若未歸之旅櫬亦當並發于行塗抑聞
附請之辭欲變受書之禮於尊卑之分何如顧信誓
之誠安在於是二事皆無成功帝知成大忠懇有大
用意 冬十月甲戌起居舍人趙雄請置局議恢復
詔以雄爲中書舍人知烏程余端禮言謀敵決勝之

恢復何須置局
余端禮

通鑑卷八十四 宋紀
道有聲有實。敵弱者先聲後實以警其氣。敵强者先實後聲以俟其機。漢武乘匈奴之困親行邊陲威震朔方而漠南無王庭者警其氣而服之。所謂先聲而後實也。越謀吳則不然外講盟好內修武備陽行成以種蠡陰結援於齊晉教習之士益衆而獻遺之禮益密。用能一戰而霸者伺其機而圖之。所謂先實而後聲也。今日之事異於漢而與越相若。願陰設其備而密爲之謀。觀變察時則機可投矣。古之投機者有四。有投隙之機。有擣虛之機。有乘亂之機。有承弊之機。因其內釁而擊之。若匈奴困於三國之攻而漢宣

帝出師。此投隙之機也。因其外患而伐之。若吳夫差牽於黃池之役而越兵入吳。此擣虛之機也。敵國不道。因其離而舉之。若晉之降孫皓。此乘亂之機也。敵人勢窮躡其後而蹙之。若漢高祖之追項羽。此乘弊之機也。機之未至不可以先機之已至不可以後。以此備邊安若太山。以此應敵動如破竹。惟所欲爲無不如志。上喜曰。卿可謂通事體矣。是月高麗翼陽公皓廢其君覲而自立。皓覲弟也。以讓國奏于金金主。曰。讓國大事也。必皓篡之耳。却其使而命有司詳問。皓復取覲表言父遺訓傳位于皓。金主乃封之。十

金封高麗
皓

通鑑卷之四
一月遣趙雄等如金賀生辰。別函書請陵寢及更受書之禮。金主不許。雄辭歸。金主謂雄曰：汝國何舍欽宗靈柩而請輦洛山陵？如不欲欽宗之柩，我當爲爾國葬之。十二月戊申，大閱。癸酉，罷發運司。以史正志奏課不實，責未州安置。金安節卒。安節字彥亭，休寧人。筮仕，未嘗求薦于人。及自舉薦人，亦不令人知。與秦檜忤，不出者十八年。再起論事，終不屈人。以此服之所著《周易解》。

七年金大定十一年春正月丙子朔，上太上皇尊號。帝尋諭輔臣曰：前日奉上冊寶，上皇聖意甚悅。翌日過宮侍

宴，邦家非常之愛。漢唐所無也。又曰：本朝家法遠過漢唐。惟用兵一事未及。朕以虜讐未復，日不遑暇。如宮中臺殿，上皇時爲之。朕未嘗敢增益。上皇到宮，徘徊周覽，爲之興嘆，頗訝其不飾也。虞允文復以冊太子請。帝曰：朕旣立太子，卽令親王出鎮外藩。卿宜討論前代典禮。允文尋以聞。金禁羣臣相饋獻。尚書省奏汾陽節度副使牛信昌生日受饋獻，法當奪官。金主曰：朝廷行事苟不自正，何以正天下。尚書省樞密院生日節辰饋獻不少，此而不問，小官饋獻卽加按劾。豈正天下之道。自今宰執樞密饋獻亦宜罷。

劉焯

去。帝作敬天圖謂輔臣曰無逸一篇享國長久皆本於寅畏朕近日取尚書所載敬天事編為兩圖朝夕觀覽以自警省虞允文對曰惟陛下盡躬行之實敬畏不已必有明効大驗。帝然之。二月癸丑立恭王惇為皇太子大赦進封慶王愷為魏王初莊文太子卒慶王愷以次當立帝以恭王惇英武類已越次立之而進封愷為魏王判寧國府帝謂輔臣曰古人以教子為重其事備見于文王世子。須當多置僚屬博選忠良使左右前後罔非正人。不然一薛居州亦無益也。尋以王十朋陳良翰為太子詹事劉焯為國

立皇太子

子司業兼太子侍讀 詔僧寺道觀毋免稅役 三

月乙亥朔詔訓習水軍 丙子立李氏為皇太子妃

以張說僉書樞密院事說妻吳氏太上皇后女弟

也說因攀緣親屬擢拜樞府命下朝論譁然未有敢

誦言攻之者左司員外郎兼侍講張栻上疏切諫且

諸朝堂責虞允文曰宦官執政自京黼始近習執政

自相公始允文慙憤不堪栻復奏文武誠不可偏然

今欲右武以均二柄而所用乃得如此之人非惟不

足以服文吏之心正恐反激武臣之怒帝雖感悟尚

未寢成命時范成大當制久不視草忽請對乃出詞

斥近侍

通鑑卷之四
頭納榻前。上色遽厲。成大徐奏曰：臣有引諭願得以聞。今朝廷尊嚴，雖不可下擬州郡。然分之有別，則略同也。閣門官日日引班，乃今郡典謁吏耳。執政大臣，倅貳比也。陛下作福之柄，固無容議。但聖意以謂有一州郡，一旦驟拔客將吏爲通判，職曹官，顧謂何邪？官屬縱俛首，吏民觀聽，又謂何邪？上霽威，沉吟曰：朕將思之。明日說罷，後月餘，成大勾去。上曰：卿言引班事甚當。朕方聽言納諫，乃欲去邪。旣而成大，竟不安于位，以集賢修撰帥靜江。夏四月甲子，詔皇太子判臨安府。辛未，進臨安尹太子與講官商較前代時。

出意表。講官自以爲不及，逮尹臨安，究心民政，周知情僞，帝數稱之。五月丁亥，起復劉珙爲荆襄宣撫使。珙固辭不起。凡六疏辭之，引經據禮，詞甚切至。最後言曰：三年通喪，先王因人情而節文之。三代以來，未之有改。至於漢儒，乃有金革無避之說。此固已爲先王之罪人矣。然尚有可諉者曰：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陛下威靈，邊陲幸無犬吠之警，臣乃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不又爲漢儒之罪人乎？抑陛下之詔，臣則有曰：義當體國，其敢噤無一言以塞明詔。乃手疏別奏，略曰：天下之事，有其實而不露其形。

通鑑卷之四十四 宋紀
者無所爲而不成。無其實而先示其形者，無所爲而不敗。今德未加修，賢不得用，賦歛日重，民不聊生。將帥方割削士卒以事苞苴，士卒方饑寒窮苦而生怨謗。凡吾所以自治而爲恢復之實者，大抵闊略如此。而乃外招歸正之人，內移禁衛之卒，規筭未立，手足先露，其勢適足以速禍而致寇。且荆襄四支也，朝廷元氣也。誠使朝廷設施得宜，元氣充實，則犁庭掃穴在反掌間耳。何荆襄之足慮如其不然，則荆襄雖得臣輩百人悉心經理，亦何足恃哉。臣恐恢復之功未易可圖，而意外立至之憂將有不可勝言者。惟陛下

圖之帝納其言爲寢前詔

庚寅金葬欽宗于鞏洛

之原以一品禮

丁酉詔廣西帥臣措置南并州市

馬是月遣知閣門事王抃點閱荆襄軍馬 六月己

巳賜吳璘謚曰武順 壬申詔兩淮墾田毋創增稅賦

秋七月庚子以王炎爲樞密使四川宣撫使炎言

山河堰

興元府山河堰世傳漢蕭曹所作本朝嘉祐中提舉

史炤上堰法獲降敕書刻書堰上紹興以來戶口凋

踈堰事荒廢遂委知興元府吳拱修復發卒萬人勸

役宣撫司及安撫都統司共用錢三萬一千餘緡盡

修六堰濬大小渠六十五里凡溉南鄭褒城田二十

吳拱

三萬三千畝有奇詔獎諭拱 八月丙辰詔兩淮民
做官丞相法兵勿輸丁錢 九月壬申朔以江西湖南旱命募民
 為兵 朱熹劾立社倉于崇安 冬十月壬戌金使
 烏林答天錫來賀生辰嬰帝降榻問金主起居虞允
 文請帝還內命知閤門事王抃諭天錫以明日會慶
 節就見天錫沮退癸亥會慶節金使隨班入見 金
 主雍幸太子宮謂太子曰朕為汝措天下當無復有
 經營之事汝惟無忘祖宗純厚之風以勤修道德為
 孝明信賞罰為治而已昔唐太宗曰吾伐高麗不克
 終汝可繼之如此之事朕不以遺汝如遼之海濱王

得體

以國人愛其子嫉而殺之此何理也子為眾愛愈為
 美事所為若此安有不亡唐太宗又嘗謂高宗曰爾
 於李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即授以僕射彼必
 致死力矣君人者焉用偽為受恩於父安有忘報於
 子者乎朕御臣下惟以誠實耳 十一月甲戌帝御
 集英殿策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賜李廔制科出
 身 十二月庚申詔閤門舍人依文臣館閣以次輪
 對臨安尹周滄以獄空聞詔曰畿方千里俗具五民
 趨利者率多巧偽亡身者公肆奪攘非閑之以義守
 之以信求囹圄之空未易得也卿以吾上嗣尹正是

司布政以來風流篤厚禁網疏闊刑罰用稀今焉俾無一人之獄足以副吾欽恤之意矣賀章來上嘉歎不忘自是屢奏屢獎 提舉浙西常平李結乞以見管營田撥歸本司同常平田立官莊梁克家亦言戶部賣營田率為有力者下價取之稅入甚微不如置官莊歲可得五十萬斛

八年金大定十二年春正月庚午朔班乾道敕令格式 二

月乙巳詔改左右僕射為左右丞相辛亥以虞允文為左丞相梁克家為右丞相並兼樞密使 罷左司員外郎兼侍講張栻宰相陰主張說欲伸前命故出

罷張栻

栻知袁州栻在朝僅一年召對至六七所言皆修身

務學畏天恤民抑僥倖屏讒諛宰相近習皆憚之癸

丑以張說僉書樞密院事侍御史李衡右正言王希

呂論說不可執政直學士院周必大不草答詔給事

中莫濟封還錄黃帝詔翰林學士王曠草制權給事

中姚憲書行而罷四人都人作四賢詩以紀之丙寅

以曾懷叅知政事王之奇僉書樞密院事 三月戊

子詔省侍中中書尚書令員以左右丞相充其位

夏四月庚子賜禮部進士三百十九人得陸九淵舒

璘考官呂祖謙謂九淵曰未承欵教僅得傳聞一見

李衡王希

呂周必大莫

濟

陸九淵

舒璘

呂祖謙

高文心開目明知爲江西陸子靜也。一巴酉殿中侍
御史蕭之敏劾虞允文擅權不公允文請罷政許之
翼日復留出之敏提點江東刑獄 金右丞紇石烈
志寧卒金主嘗宴羣臣於太子宮顧志寧謂太子曰
天下無事吾父子今日相樂皆此人力也及卒甚悼
惜之曰志寧臨敵身先士卒勇敢之氣自太師梁王
後未有如此人也 朱熹以司馬光資治通鑑做春
秋例提綱以光所編作目名謂資治通鑑綱目 五
月丙寅立宗室銓試法 六月壬寅蠲兩淮歸正人
撮收課子淮東巡尉有縱逸歸正戶口過淮者奪官

有差 秋七月辛巳罷淮西屯田官兵募歸正人耕

佃 姚憲曾覲使金還所請受書事復不從 癸未

以曾覲爲武泰節度使 金罷保安蘭安推場金主

謂宰臣曰夏國以珠玉易我絲帛是以無用易我有

用也命罷之 戊寅虞允文爲四川宣撫使初帝命

選諫官允文以李彥穎林光朝王質對三人皆鯁亮

有文學爲時所推重帝不報而用曾覲所薦者允文

梁克家爭之不從允文力求去故有是命仍進封雍

國公己丑賜允文家廟祭罷壬辰允文入辭帝諭以

決策親征令允文治兵埃報御正衙酌酒賜之俾卽

李彥穎
林光朝
王質

殿門乘馬持節而出。冬十月丙辰罷借諸路職田。十一月辛未遣官鬻江浙福建二廣湖南八路官田時營田及沒官田皆稱官田令民承買。十二月甲辰詔京西招集歸正人授田如兩淮。戶部侍郎葉衡言奉詔覈實寧國府太平州圩岸內寧國府惠民化城舊圩四十餘里新築九里餘太平州黃池鎮福定圩周四十餘里延福等五十四圩周一百五十餘里包圍諸圩在內蕪湖縣圩周二百九十餘里通當塗圩共四百八十餘里並高廣堅緻瀕水一岸種植榆柳足捍風濤詢之農民實為永利於是詔獎諭

魏王愷

判寧國府魏王愷略曰大江之壩其地廣袤使水之

畜洩不病而皆為膏腴者圩之為利也然水土關蓄從昔善壞卿聿修稼政巨防屹然有懷勤止深用歎嘉。以大理寺主簿薛季宣於黃岡麻城立官莊二十二所。金去金銀坑冶之稅不禁民採

九年

金大定十三年

春正月辛未王炎王之奇罷乙亥以張

說同知樞密院事沈復鄭聞僉書院事。戊寅遣司農寺丞葉翥等鬻兩浙諸官田登聞檢院張孝賁等鬻江東西路四川諸官田郎官薛元鼎拘催江浙閩廣鬻官田錢四百餘萬緡。閏月戊申以久雨命大

魏揆之

理三衙臨安府及兩州縣決繫囚 魏揆之卒揆之
字子實建陽人初名挺之字元履自少時已有志於
當世晚而應召以起謂可以行其學仕不半歲而不
合以歸君子惜之 二月壬申蠲江西旱傷五州通
負 丁亥特贈蘇軾為太師 二月甲午禁北界博
易銀絹 丙辰復分淮南安撫司為東西路 夏四
月巳丑皇太子解臨安尹事 五月壬辰朔日食
六月巳丑戒飭監司守令勸農 秋七月金復以會
寧府為上京 八月丙子臣僚言江西連年荒旱不
能預興水利為之備於是乃降詔曰朕惟旱乾水溢

田功水利

之灾堯湯盛時有不能免民未告病者備先具也豫
章諸郡縣但阡陌近水者苗秀而實高仰之地雨不
時至苗輒就槁意水利不修失所以為旱備乎唐韋
升為江西觀察使治陂塘五百九十八所灌田萬一
千頃此特施之一道其利如此矧天下至廣也農為
生之本也泉流灌溉所以毓五穀也今諸道名山川
原甚衆民未知其利然則通溝瀆瀦陂澤監司守令
顧非其職歟其為朕相丘陵原隰之宜勉農桑盡地
利平繇行水勿使失時雖有豐凶而力田者不至拱
手受弊亦天下相因之理也朕將即勤惰而寓賞罰

通鑑卷一百一十四 宋紀四 孝宗四

焉 九月丙申梁克家等上中興會要 庚子命盱
 眙軍以受書禮移牒泗州示金生辰金使不從 冬
 十月辛未梁克家罷克家時獨相貴戚權幸不多假
 借而外濟以和前月以議金使朝見受書儀朝廷欲
 移文泗州示金生辰使完顏襄使正其禮克家以為
 不可與張說不合遂求去出知建寧 甲戌以曾懷
 為丞相鄭聞叅知政事張說知樞密院事沈复同知
 院事 十一月戊戌合祀天地于園丘大赦改明年
 為淳熙元年 十二月甲子沈复罷乙丑以姚憲僉
 書樞密院事

罷梁克家

宋元通鑑卷第八十四

宋元通鑑卷第八十五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部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八十五

起甲午至丁酉凡四年

孝宗五

淳熙元年

金大定十四年

春正月丙午禁兩淮耕牛出境以

交趾入貢詔賜國名安南封南平王李天祚為安南

國王 二月癸酉虞允文卒先是帝密詔趣師期允

文奏軍須未備帝不樂至是帝遣二介持御札賜之

介至而允文卒數日矣允文字彬甫隆州仁壽人始

以父祺任入官繼舉進士出入將相垂二十年忠勤無二有文學多著述贈太傅謚忠肅命鄭聞代爲宣撫

史臣曰允文采石之功。宋事轉危爲安。實係乎此。及其罷相鎮蜀。受命興復。刻期而往。志雖未就。其慷慨任重。豈易得哉。

其立朝更
多可觀

三月省文武階左右字。出爵募民賑濟。夏四月。巳卯以姚憲參知政事葉衡僉書樞密院事。詔舉制科。六月戊寅曾懷罷先是臺官詹元宗季棠論事因中懷懷遂求退且乞辨明誣謗大理寺根究無

知人

實乃貶責元宗及棠言者追論姚憲與元宗等通謀陷懷以取相位乃罷憲以葉衡代之。以朱熹主管台州崇道觀先是陳俊卿劉珙薦熹爲樞密編修官累召不至梁克家奏乞褒錄之帝曰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遂有是命。秋七月壬辰復以曾懷爲右丞相兼樞密使。八月巳未張說罷帝廉知其欺罔也。以楊俊僉書樞密院事。九月乙酉朔以曾覲爲開府儀同三司。冬十月丙寅鄭聞卒。十一月甲申朔日食。戊戌以龔茂良參知政事茂良先爲廣東提刑建學右文掩骼埋胔卓有善政及爲江西運

龔茂良

判而救荒之功尤著。已除禮部侍郎。上亟欲用之手。詔問國朝典故。有自從官徑除執政例。遂拜叅知政事。奏事賜坐上。顧葉衡及茂良曰。兩叅政皆公議所與。衡等起謝。上從容曰。自今諸事毋循私。若鄉曲親戚。且未須援引。朕每存公道。設有誤。卿等宜力爭。君臣之間。不可事形迹。茂良曰。大臣以道事君。遇有不可。自當啓沃。豈容迹見於外。請詔有司。刊定七司法。楊俟罷劉珙服闋。再除知潭州。湖南安撫使。丙午。曾懷罷。懷以疾辭。乃除職奉祠。戊申。以葉衡為右丞相兼樞密使。衡有才智。由小官不十年至宰相。人

謂出於曾覲。先是辛棄疾知滁州。滁州惟兵燼井邑凋殘。棄疾寬征薄賦。招流散民兵。議屯田。乃創奠枕樓。繁雄館。辟葉衡。雅重之。至是衡入相。力薦棄疾。慷慨有大略。召遷提點江西刑獄。平劇盜。賴文政有功。歷遷湖南安撫使。十二月丁巳。以李彥穎僉書樞密院事。壬申。以沈復為四川宣撫使。是時臣寮言出賣官田。二年之間。三省戶部困於文移。監司州郡疲於出賣。上下督察。不為不至。始限一年。繼限二年。已賣者纔十三。已輸者纔十二。蓋賣產之家。無非大姓。估價之初。以上色之產。輕立價貫。揭榜之後。率先

投狀若中下之產無人屬意所立之價輕重不均莫若且令元佃之家着業輸租猶可歲得數十萬斛從之

二年金大定十五年春正月癸巳前宰相梁克家曾懷坐擅

改堂除俱落職三月乙巳詔武舉第一人補秉義

郎堂除諸軍計議官夏四月乙卯賜禮部進士四

百三十六人有蜀人楊申對策言恢復之志不堅者

二事其一謂妃嬪滿前聖意幾於惑溺其一謂策士

之始其及兵者不過一言是以談兵為諱論兵為迂

也上覽不悅置之第五是科得羅點巳巳宴輔臣

楊甲

羅點

定論

于玉津園帝謂葉衡等曰朕嘗觀無逸篇見周公為成王歷數商周之君享國久速真後世龜鑑衡等奏曰陛下能以無逸為鑑真社稷無窮之福也帝又曰朝廷用人止論其賢否如何不可有黨如唐之牛李其黨相攻四十年不解皆緣主聽不明所以至此文宗乃言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朕常笑之為人主者但公是公非何緣有黨又曰近來士大夫好倡為清議此語一出切恐相師成風便以趨事赴功者為猥俗以矯激沽譽者為清高駸駸不已如東漢激成黨錮之風深害治體豈可不戒卿等宜書諸紳

通鑑卷八十五 宋紀 孝宗五

劉清之

龔茂良與周必大薦宜黃知縣劉清之召入對首論
民困兵驕大臣退託小臣苟媮願陛下廣覽兼聽并
謀合智清明安定提要挈綱而力行之古今未有俗
不可變弊不可革者變而通之亦在陛下方寸之間
耳又言用人四事一曰辨賢否謂道義之臣大者可
當經綸小者可爲儀刑功名之士大者可使臨政小
者可使立事至於專謀富貴利達而已者下也二曰
正名實今百有司職守不明非曠其官則失之侵願
詔史官考究設官之本意各指其合主何事制旨親
定載之命書依開寶中差諸州通判故事使人人曉

趙雄

然知之而行賞罰焉三曰使材能謂軍旅必武臣錢
穀必能吏必臨之以忠信不欺之士使兩人者皆得
以效其所長四曰聽換授謂文武之官不可用違其
才然不當許之自列宜令文武臣四品以上各以性
行材略及文武藝每歲互舉堪充左右選者一人於
合入資格外稍與優獎帝深然之五月辛卯諭宰
相以朝政闕失士民皆得獻言趙雄奏事上曰今夏
蠶麥甚熟絲米價平可喜雄奏孟子論王道始於不
饑不寒上曰近世士大夫好高論耻言農事微有西
晉風豈知周禮與易言理財周公孔子曷嘗不以理

還須問大
主人

財爲務。且不獨此。士夫諱言恢復。不知其家有田百畝。內五十畝爲人所據。亦投牒理索否。雄曰。陛下志在大有爲。敢不布堯言。書之時政記。庚子命鄂州都統李川調兵捕茶寇。呂祖謙訪朱熹于寒泉精舍。編次近思錄成。祖謙歸熹送之。至信州之鵝湖寺。陸九齡。陸九淵。劉清之。皆來會講。各執己見。不合而罷。時九齡改興國軍教授。會湖南茶寇剽廬陵。聲搖旁郡。人心震懾。舊有義社以備寇。郡從衆請以九齡主之。門人多不悅。九齡曰。文事武備一也。古者有征討。公卿卽爲將帥。比閭之長。則五兩之率也。士而耻

此則豪俠武斷者專之矣。遂領其事。調度屯禦。皆有法。寇雖不至。而郡縣倚以爲重。暇則與鄉之子弟習射。曰。是固男子之事也。歲惡有剽劫者。過其門必相戒曰。是家射多命中。無自取死。及至興國地濱大江。俗儉嗇而鮮知學。九齡不以職閒自佚。益嚴規矩。肅衣冠。如臨大衆。勸綏引翼。士類興起。不滿歲以繼母憂去。六月庚戌。以沈復同知樞密院事。罷四川宣撫司。是月茶寇自湖南犯廣東。時盜連起湖湘。辛弃疾悉討平之。遂奏疏曰。今朝廷清明。比年李全賴文政。陳子明。李峒。相繼竊發。皆能一呼嘯聚千百。殺

掠吏民死且不顧。至煩大兵翦滅。良由州以趣辦財賦爲急。更有殘民害物之狀。而州不敢問。縣以並緣科歛爲急。更有殘民害物之狀。而縣不敢問。田野之民。郡以聚歛害之。縣以科率害之。吏以乞取害之。豪民以兼并害之。盜賊以剽奪害之。民不爲盜。去將安之。夫民爲國本。而貪吏迫使爲盜。今年勦除。明年剗盪。譬之木焉。日刻月削。不損則折。欲望陛下深思致盜之由。講求弭盜之術。無徒恃平盜之兵。申飭州縣以惠養元元爲意。有違法貪冒者。使諸司各揚其職。無徒按舉小吏以應故事。自爲文過之地。詔獎諭之。

又以湖南控帶二廣。與溪峒蠻獠接連。草竊間作。豈惟風俗頑悍。抑武備空虛所致。乃復奏疏曰。軍政之敝。統率不一。差出占役。略無已時。軍人則利於優閑。窠坐奔走公門。苟圖衣食。以故教閱廢弛。逃亡者不追。冒名者不舉。平居則姦民無所忌憚。緩急則卒伍不堪征行。至調大軍千里討捕。勝負未決。傷威損重。爲害非細。乞依廣東推鋒荆南神勁福建左翼例。別創一軍。以湖南飛虎爲名。止撥屬三牙密院。專聽帥臣節制調度。庶使夷獠知有軍威望風。懾服詔委。以規畫廼度。馬櫟營壘。故基起蓋。若柵拓步軍二千人。

馬軍五百人。僉人在外。戰馬鐵甲皆備。先以緡錢五萬於廣西買馬五百匹。詔廣西安撫司歲帶買三十匹。時樞府有不樂之者。數沮撓之。棄疾行愈力。卒不能奪。經度費鉅萬計。棄疾善幹旋事。皆立辦。議者以聚斂聞降御前金字牌。俾日下住罷。棄疾受而藏之。出責監辦者。期一月。飛虎營柵成。違坐軍制。如期落成。開陳本未繪圖。繳進。上遂釋然。秋七月辛丑。有星孛于西方。八月丁丑。以左司諫湯邦彥為金國申議使。九月乙未。葉衡罷。初帝諭執政。選使求河南陵寢地。葉衡奏湯邦彥有口辯。宜使邦彥請對。問

所以遣知薦出於衡。恨之。因奏衡對客有訕上語。帝

大怒。罷衡。丁未。沈復罷。贈趙鼎太傅。追封豐國

公。謚忠簡。高麗將趙位寵。高麗西京留守也。以慈

悲嶺至鴨綠江四十餘城。叛附于金。金主曰。朕懷綏萬邦。豈助叛臣為虐。執其使付高麗。位寵伏誅。閏

月丁巳。以李彥穎叅知政事。王淮僉書樞密院事。

冬十月戊寅。朔賞平茶寇功。湖南江西廣東監帥黜

陟有差。十一月戊午。提點坑冶王揖進羨餘十萬

緡。詔却之。十二月甲午。議放天下苗稅三之一。大

臣言國用不足。乃止。

金不受高麗叛降

三年金大定十六年春正月甲寅以常州旱寬其逋負之半
乙丑賑恤歸正人 二月壬午蠲兩淮教閱民兵夏
稅 甲申賜韓世忠謚曰忠武 汪應辰卒應辰字
聖錫玉山人歷官端明殿學士接物溫遜遇事特立
不回流落嶺嶠十有七年槍死始還朝剛方正直敢
言不遜少從呂居仁胡安國游張栻呂祖謙深器許
之告以造道之方嘗釋克己之私如用兵克敵易懲
忿窒慾書剛制于酒懲窒剛制皆克勝義可不常省
察乎其義理之精如此好賢樂善出於天性尤篤友
愛嘗以先疇遜其兄衢雖無屋可居不顧也 壬申

立任子叅選覆試法 三月丙午朔日食 夏四月

己亥詔諸路提刑歲五月理囚 金翰林學士徒單

金徒單子
溫
溫迪罕締
達

子溫進所譯史記西漢書貞觀政要白氏策林金主
命頒行之遂選諸路學生三十餘人令編修官溫迪

罕締達教以古書習作詩策 六月甲午召朱熹為

秘書郎不至時熹主管台州崇道觀葉茂良言熹操

行耿介遂有是除熹以祠觀之命正以嘉其廉退之

節顧乃冒進擢之寵是左右望而罔市利也力辭不

至會復有言虛名之士不可用者以故再辭遂改主

管武夷山冲佑觀 除呂祖謙秘書郎國史院編修

官以修撰李燾薦重修徽宗實錄 是月湯邦彥至

金金人拒不納旬餘乃引見夾道之士皆控弦露刃

邦彥怖不能措一辭而還帝怒其無狀詔流新州自

是陵寢之議遂息 秋八月乙亥以王淮同知樞密

院事趙雄僉書院事 除劉清之通判鄂州鄂俗計

利而尚鬼家貧子壯則出贅病則聽於巫歿則畀諸

火清之皆諭止之 九月李浩卒浩字德遠臨川人

歷吏部侍郎權貴嗾諫議姚憲論罷浩少力學為文

辭及壯益沉潜理義立朝慨然以時事為已任志憤

激烈言切時弊以此見忌於眾平居未嘗假人以辭

吏治

李浩

知人

謝皇后

色不知者以為傲或譖於上前上謂斯人無他在朕

前亦如此非為傲者小人憚之誘以祿利正色不回

謀害之者無所不至獨賴上察其衷始終全之為郡

尤潔已自海右歸不載南海一物平生奉養如布衣

時風裁素高人不取干以私 冬十月丙子立貴妃

謝氏為皇后后丹陽人幼孤鞠於翟氏因冒姓翟及

長被選入宮侍太上皇后后以賜帝累位貴妃夏后

崩中宮虛位妃侍帝過德壽宮太上諭帝立之復姓

謝氏 丁丑命臨安守臣嚴禁踰後 庚辰詔曰醫

爵非古也夫理財有道樽節出入足矣安用輕官爵

通鑑卷之五

罷黜爵

袁樞

階訓

曆

以益貨財朕甚不取自今除歉歲民願入粟賑饑有裕于衆者聽取旨補官其餘一切住罷 十二月以袁樞所編通鑑紀事賜東宮與陸贄奏議併讀曰治道盡于此矣

四年金大定十七年春正月丁卯班淳熙曆 高麗致貢于

金高麗遣使謝金不納叛金有司奏高麗所進玉帶乃石似玉者金主曰小國無能辨識誤以為玉耳且人不易物惟德其物若復却之豈禮體也 二月乙

亥帝視太學命祭酒林光朝講中庸遂視武學學官諸生進秩賜賚有差傅伯壽上言從祀於文宣廟者

林光朝

傅伯壽

皆當時門弟或歷代之名儒固無可議武成之廟所從祀者出於開元銓次先於太雜太祖去白起之像高宗黜韓信而陞趙充國黜李勣而升李晟去取之間皆所以示臣子之大節也然王翦無異白起而彭越臣節不終亦同韓信王僧辨雖平侯景反連和于齊吳明徹雖取河南然為周所俘不能死節辛孝寬楊素慕容恪長孫嵩慕容紹宗宇文獻王猛斛律光于謹或本生夷狄之裔或屈節僭偽之邦豈足多錄若夫尹吉甫之伐玁狁召虎之平淮夷皆有周之名將陳湯之斬單于傅介子之刺樓蘭馮奉世之平莎

通鑑卷八十五 宋紀
車班超之定西域皆爲漢之雋功。在晉則謝安石祖
述。在唐則王忠嗣張巡皆闕而不錄。宜詔有司討論
使知夫貶夷狄之類者所以尊中國黜不忠之節者
所以正君臣去嗜殺之暴者所以尚仁義而爲勸沮
者大矣。尋詔武成王廟升李晟於堂上降李勣於李
晟之次仍以曹彬從祀。金葬宋遼宗室于河南廣
寧舊陵。三月巳酉龔茂良呂祖謙等上仁宗玉牒
徽宗實錄祖謙入對上言曰夫治道體統上下內外
不相侵奪而後安向者陛下以大臣不勝任而兼行
其事大臣亦皆親細務而行有司之事外至監司守

令職任率爲其上所侵而不能令其下故豪猾玩官
府郡縣忽省部掾屬凌長吏賤人輕柄臣平居未見
其患一旦有急誰與指麾而伸縮之邪如曰臣下權
任太重懼其不能無私則有給舍以出納焉有臺諫
以救正焉有侍從以詢訪焉儻得端方不倚之人分
處之自無專恣之慮何必屈至尊以代其勞哉人之
關鬲脉絡少有壅滯久則生疾陛下於左右雖不勞
操制苟玩而弗慮則聲勢浸長趨附浸多過咎浸積
內則懼爲陛下所遣而益思壅蔽外則懼爲公議所
疾而益肆詆排願陛下虚心以求天下之士執要以

總萬事之機。勿以圖任或誤。而謂人多可疑。勿以聰明獨高。而謂智足徧察。勿詳於小而忘遠大之計。勿忽於近而忘壅蔽之萌。又言國朝治體有遠過前代者。有視前代爲未備者。夫以寬大忠厚。建立規模。以禮遜節義。成就風俗。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故於俶擾艱危之後。駐蹕東南。踰五十年。無纖毫之虞。則根本之深可知矣。然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略未優。故雖昌熾盛大之時。此病已見。是以元昊之難。范韓皆極一時之選。而莫能平殄。則事功之不競。從可知矣。臣謂今日治體。視前代未備者。固當

激厲而振起。遠過前代者。尤當愛護而扶持。遷著作郎。夏四月甲午。給歸正官子孫田屋。六月丁丑。

罷茂良光朝

州召爲醴泉觀使兼侍講。茂良亦覺眷衰。求去。帝曰：朕以經筵召浩卿。不須疑。旣而曾覲欲以文資祿其孫茂良。以文武官各隨本色。蔭補格法。繳進覲。因茂良入堂道間。俾直省官賈光祖等當道。不避街司叱之光祖曰：叅政能幾時。茂良奏曰：臣固不足道。所惜者朝廷大體。帝諭覲往謝。茂良取光祖於臨安府杖之。御劄宣問施行。太遽。茂良待罪。帝遣使諭復位會。

處分

覲黨謝廓然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中書舍人林光朝繳還詞頭帝怒罷光朝光朝與茂良同里茂良遂引疾求去出知建康茂良猶手疏恢復六事帝曰卿五年不說恢復何故今日及此退朝甚怒曰福建子不可信如此廓然因劾之遂責降英州安置父子卒于貶所茂良字實之興化人平生不喜言兵去國之日乃言恢復論茂良者謂其迎合上意希冀復留及朱熹得其疏稿事雖恢復極論不可輕舉深歎惜之已卯以王淮叅知政事秋七月乙酉罷王雱從祀孔子八月辛巳禁耕牛過淮九月丁酉朔日

食冬十一月庚子以趙雄同知樞密院事壬戌太白晝見是月詔著作郎呂祖謙詮擇國朝文章發三館四庫之所藏裒摺紳故家之所錄斷自中興以前彙次來上先是有聖宋文海一書乃坊間刊行去取未精名賢逸士之文尚多遺落時帝右文故有是詔十二月乙亥大閱

宋元通鑑卷第八十五

宋元通鑑卷第八十六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八十六 戊戌一年

孝宗六

淳熙五年 金大定十八年 春正月辛丑侍御史謝廓然乞戒

有司毋以程頤王安石之說取士未幾秘書郎趙彥中復疏言科舉之文成式具在今乃祖性理之說以浮言游詞相高士之信道自守以六經聖賢為師可矣而別為洛學飾怪驚愚外假誠敬之名內濟虛偽

英雄氣魄
試之實用
則疎然其
出處自不
荷而明哲
保身則不
足良由學
問之未精
杜忽分司
之未審也
使降心以
事朱呂所

之實士風日弊人才日偷望詔執事使明知聖朝好
惡所在以變士風帝從之 丁巳陳亮詣闕上書曰
臣惟中國天地之正氣也天命所鍾也人心所會也
衣冠禮樂所萃也百代帝王之所相承也挈中國衣
冠禮樂而寓之偏方雖天命人心猶有所係然豈以
是為可久安而無事也天地之正氣鬱遏而久不得
騁必將有所發泄而天命人心固非偏方所可久係
也國家二百年太平之基三代之所無也二聖北狩
之痛漢唐之所未有也方南渡之初君臣上下痛心
疾首誓不與之俱生卒能以奔敗之餘而勝百戰之

就必切實

敵及秦檜倡邪議力沮之忠臣義士斥死南方而天
下之氣憤矣三十年之餘雖西北流寓皆抱孫長息
於東南而君父之大讐一切不復關念自非逆亮送
死淮南亦不知兵戈為何事也况望其憤故國之耻
而相率以發一矢哉丙午丁未之變距今尚以為遠
而海陵之禍蓋陛下即位之前一年也獨陛下奮不
自顧志在滅虜而天下之人安然如無事時方口議
腹非以陛下為喜功名而不恤後患雖陛下亦不能
以崇高之勢而獨勝之隱忍以至于今又十有七年
矣昔春秋時君臣父子相戕殺之禍舉一世皆安之

通鑑卷之二十一 齊紀
而孔子獨以爲三綱既絕則人道遂爲禽獸皇皇奔走義不能以一朝安然卒於無所遇而發其志於春秋之書猶能以懼亂臣賊子今舉一世而忘君父之大讐此豈人道所可安乎使學者知學孔子之道當導陛下以有爲決不沮陛下以苟安也南師之不出於今幾年矣豈無一豪傑之能自奮哉其勢必有時而發泄矣苟國家不能起而承之必將有承之者矣不可恃衣冠禮樂之舊祖宗積累之深以爲天命人心可以安坐而久係也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自三代聖人皆知其爲甚可畏也春秋

之末齊晉秦楚皆衰吳越起於小邦遂伯諸侯黃池之會孔子所甚痛也可以明中國之無人矣王通有言夷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捨諸此今世儒者之所未講也金源之植根既久不可以一舉而遂滅國家之大勢未張不可以一朝而大舉而人情皆便於通和臣以爲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爲妄庸兩售之地宜其爲人情之所便也自和好之成蓋已有年凡今日之指畫方略者他日將用之以坐籌也今日之擊毬射鵬者他日將用之以決勝也府庫充滿無非財也介冑鮮明無非兵也使兵端一開則其

宋事之口
非也方離
汴而遠將
問諸水濱
胸中先有
航海之癖
也畏也其
根在君父
眞實志庭
闡念梓宮
不能一刻
舍也孝也
顧破其畏
全其孝莫
如北狩之
日天子三

跡敗矣何者人才以用而見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也兵食以用而見其盈虛安坐而盈者不足恃也朝廷方幸一旦之無事庸愚齷齪之人皆得以守格令行文書以奉陛下之命令而陛下亦幸其易制而無他也徒使度外之士擯棄而不得騁日月蹉跎而老將至矣臣故曰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為妄庸兩售之地也東晉百年之間南北未嘗通和也故其臣東西馳騁多可用之才今和好一不通朝野之論常如敵兵之在境惟恐其不得和也雖陛下亦不得不和矣昔者金人草居野處往來無常能使

下哀痛之
詔願萬自
貶損以迎
二帝臣子
三以大義
執之天子
不從然後
群臣泣血
盟誓期十
年五年必
恢復必返
駕無貽君
父羞否者
誅無赦而
於是救唐
人十事要
君將相臺
諫侍從擬
議石畫一
不遣一介

人不知所備而兵無日不可出也今城郭官室政教號令一切不異於中國點兵聚糧文移往反動涉歲月一方有警三邊騷動此豈能歲出師以擾我乎然使朝野常如敵兵之在境乃國家之福而英雄所用以爭天下之機也執事者胡為速和以惰其心乎晉楚之戰於邲也樂書以為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晉楚之弭兵於宋也子罕以為兵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

通鑑卷八十六 宋紀 孝宗六

之使一不
弃尺寸之
土一闔帥
專征臨敵
不受君命
站定脚跟
拿定主意
其南侵則
禦之內亂
則討之注
京關陝荆
襄江淮選
建長帥俾
得專財賦
兼屯鹽諸
政一切不
中制或十
年或二十
年久任主
於安邊境

牧民畏彼
醜虜爭奉
帝后之不
淑而敢加
害乎哉夫
如是上全
天子之大
孝下免后
妃帝子遷
徙鯨鯢之
辱益將順
孝思正小
人之所藉
口而金罍
可以撤將
片紙可以
班師正小
人之所藉
手授以二
柄豈不釀

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求去之。是以誣道蔽諸侯也。夫人心之不可惰。兵威之不可廢。故雖成康太平。猶有所謂四征不庭。張皇六師者。此李沆所以深不願真宗皇帝之與遼和親也。况南北角立之時。而廢兵以惰人心。使之安於忘君父之大。讐而置中國於度外。徒以便妄庸之人。則執事者之失策亦甚矣。陛下何不明天大義。而慨然與金絕也。貶損乘輿。卻御正殿。痛自克責。誓必復讐。以勵羣臣。以振天下之氣。以動中原之心。雖未出兵。而人心不敢惰矣。東西馳騁。而人才出矣。盈虛相補。而兵食見矣。

狂妄之辭。不攻而自息。懦庸之夫。不卻而自退。縮矣。當有度外之士。起而惟陛下之所欲用矣。是雲合響應之勢。而非可安坐所致也。臣請為陛下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今日大有為之略。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決今日大有為之機。惟陛下幸聽之。唐自肅代以後。上失其柄。藩鎮自相雄長。擅其土地。人民用其甲兵。財賦官爵。惟其所命。而人才亦各盡心於其所事。卒以成君弱臣強。正統數易之禍。藝祖皇帝一興而四方次第平定。藩鎮拱手以趨。約束使列郡各得自達於京師。以京官權知三年。一易財歸於漕司。而

通鑑卷八十六 宋紀六 孝宗六

此奇恨抑
有感于吾
翁若翁之
說有羽卒
不殺太公
名曰擲之
其實全之
第不宜出
於沛公之
口而良平
代為之碎
則善矣子
所謂天子
三下哀痛
之詔臣子
三執不從
善歸君過
歸已俾微
欲有太公
之萬全而

諸帝無沛
公之一失
蓋之善者
也苟此着
一誤無所
不誤矣
累朝小人
或勢利或
名譽或意
氣大都有
个住頭惟
宋小人疊
疊落落振
振繩繩如
蠹木之虫
必生於梁
柱棟折榱
崩一番更
易又一番
剝爛予嘗

兵各歸於郡。朝廷以一紙下郡國。如臂之使指。無有留難。自筦庫微職。必命於朝廷。而天下之勢一矣。故京師嘗宿重兵。以為固。而郡國亦各有禁軍。無非天子所以自守其地也。兵皆天子之兵。財皆天子之財。官皆天子之官。民皆天子之民。紀綱總攝。法令明備。郡縣不得以一事自專也。士以尺度而取。官以資格而進。不求度外之奇才。不慕絕世之雋功。天子蚤夜憂勤於其上。以義理廉耻。嬰士大夫之心。以仁義公恕。厚斯民之生。舉天下皆由於規矩準繩之中。而二百年太平之基。從此而立。然契丹遂得以猖狂恣睢。

與中國抗衡。儼然為南北兩朝。而頭目手足。混然無別。微澶淵一戰。則中國之勢浸微。根本雖厚。而不可立矣。故慶曆增幣之事。富弼以為朝廷之大耻。而終身不敢自論其勞。蓋契丹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供貢。是臣下之禮也。契丹之所以卒勝中國者。其積有漸也。立國之初。其勢固必至此。故我祖宗常嚴廟堂而尊大臣。寬郡縣而重守令。於文法之內。未嘗折困天下之富商巨室。於格律之外。有以容獎天下之英偉奇傑。皆所以助立國之勢。而為不虞之備也。慶曆諸臣亦嘗憤中國之勢不振矣。而其大要則使羣

通鑑卷八十六 宋紀六 孝宗六

竭日夜思
之不得其
故意者科
目太冗甚
至盈七百
八百而於
是小人雜
出其間耶

臣爭進其說更法易令而廟堂輕矣嚴按察之權邀
功生事而郡縣又輕矣豈惟於立國之勢無所助又
從而腴削之雖微章得象陳執中以排沮其事亦安
得而不自沮哉獨其破去舊例以不次用人而勸農
桑務寬大為有合於因革之宜而其大要已非矣此
所以不能洗契丹平視中國之耻而卒發神宗皇帝
之大憤也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說首合聖意而其實
則欲籍天下之兵盡歸於朝廷別行教閱以為強也
括郡縣之利盡入於朝廷別行封樁以為富也青苗
之政惟恐富民之不困也均輸之法惟恐商賈之不

折也罪無大小動輒興獄而士大夫緘口畏罪矣西
北兩邊至使內臣經畫而豪傑耻於為役矣徒使神
宗皇帝見兵財之數既多銳然南非征伐卒垂聖意
而天下之勢實未嘗振也彼蓋不知朝廷立國之勢
正患文為之太密事權之太分郡縣太輕於下而委
項不足恃兵財太關於上而重遲不易舉祖宗惟用
前四者以助其勢而安石竭之不遺餘力不知立國
之本末者真不足以謀國也元祐紹聖一反一復而
卒為金人侵侮之資尚何望其振中國以威四裔哉
南渡以來大抵遵祖宗之舊雖微有因革增損不足

為輕重有無如趙鼎諸臣固已不究變通之理况秦
 檜盡取而沮毀之恐耻事讐飾太平於一隅以為欺
 其罪可勝誅哉陛下憤王業之屈於一隅勵志復讐
 不免籍天下之兵以為強括郡縣之利以為富加惠
 百姓而富人無五年之積不重征稅而大商無巨萬
 之藏國勢日以困竭臣恐尺籍之兵府庫之財不足
 以支一旦之用也陛下蚤朝晏罷冀中興日月之功
 而以繩墨取人以文法滋事聖斷裁制中外而大臣
 充位胥吏坐行條令而百司逃責人才日以闕茸臣
 恐程文之士資格之官不足當度外之用也藝祖經

畫天下之大略太宗已不能盡用今其遺意豈無望
 於陛下也陛下苟推原其意而行之可以開社稷數
 百年之基而况於復故物乎不然維持之具既窮臣
 恐祖宗之積累亦不足恃也陛下試令臣畢陳於前
 則今日大有為之略必知所處矣夫吳蜀天地之偏
 氣錢塘三吳之一隅當唐之衰錢鏐以閭巷之雄起
 主其地自此不能獨立常朝事中國以為重及我宋
 受命倣以全家入京師而自獻其土故錢塘終始五
 代被兵最少而二百年之間人物日以蕃盛遂甲於
 東南及建炎紹興之間為六飛所駐之地當時論者

通鑑卷八十六
周已疑其不足以張形勢而事恢復矣秦檜又從而備百司此語太揚庶府以講禮樂於其中其風俗固已華靡士大夫又從而治園囿臺榭以樂其生於干戈之餘上下晏安而錢塘為樂國矣一隙之地本不足以容萬乘而鎮壓且五十年山川之氣益亦發泄而無餘矣故穀粟桑麻絲枲之利歲耗於一歲禽獸魚鼈草木之生日微於一日而上下不以為異也公卿將相大抵多江浙閩蜀之人而人才亦日以凡下場屋之士以十萬數而文墨小異已足以稱雄於其間矣陛下據錢塘已耗之氣用閩浙日衰之士而欲鼓東南習

安脆弱之衆北向以爭中原臣是以知其難也荆襄之地在春秋時楚用以虎視齊晉而齊晉不能屈也及戰國之際獨能與秦爭帝其後三百餘年而光武起於南陽同時共事徃徃多南陽故人又二百餘年遂為三國交據之地諸葛亮由此起輔先主荆楚之士從之如雲而漢氏賴以復存於蜀周瑜魯肅呂蒙陸遜陸抗鄧艾羊祜皆以其地顯名又百餘年而晉氏南渡荆雍常雄於東南而東南徃徃倚以為強梁竟以此代齊及其氣發泄無餘而隋唐以來遂為偏方下州五代之際高氏獨常臣事諸國本朝二百年

通鑑卷之六
之間降為荒落之邦。北連許汝，民居稀少。土產卑薄。人才之能通姓名於上國者，如晨星之相望。況至于建炎紹興之際，羣盜出沒於其間，而被禍尤極。以迄于今，雖南北分畫交據，往往又置於不足用。民食無所從出，而兵不可由此而進，議者或以為憂而不知其勢之足用也。其地雖要為偏方，然未有偏方之氣。五六百年而不發泄者，况其東通吳會，西連巴蜀，南極湖湘，北控關洛，左右伸縮皆足以為進取之機。今誠能開墾其地，洗濯其人，以發泄其氣而用之，使足以接關洛之氣，則可以爭衡於中國矣。是亦形勢消

長之常數也。陛下慨然移都建業，百司庶府皆從草創。軍國之儀皆從簡略，又作行宮於武昌，以示不敢寧居之意。常以江淮之師為金人侵軼之備，而精擇士人之沉鷲有謀，開豁無他者，委以荆襄之任，寬其文法，聽其廢置，撫摩振厲於三數年之間，則國家之勢成矣。石晉失盧龍一道，以成開運之禍。蓋丙午丁未歲也。明年藝祖皇帝始從郭太祖征伐，卒以平定天下。其後契丹以甲辰敗平澶淵，而丁未戊申之間，真宗皇帝東封西祀，以告太平。蓋本朝極盛之時也。又六十年而神宗皇帝實以丁未歲即位。國家之事

於此一變矣。又六十年丙午丁未，遂為靖康之禍。天獨啓陛下於是年，而又啓陛下以北向復讐之志。今者去丙午丁未近在十年間矣。天道六十年一變，陛下可不有以應其變乎？此誠今日大有為之機，不可苟安以玩歲月也。臣不佞，自少有驅馳四方之志，嘗數至行都，人物如林，其論皆不足以起人意。臣是以知陛下大有為之志孤矣。辛卯壬辰之間，始退而窮天地造化之初，攷古今沿革之變，以推極皇帝王伯之道，而得漢魏晉唐長短之由。天人之際，昭昭然可攷而知也。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為得正心誠意之

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父之讐，而方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暗彈朱熹此何等心事且諸公未嘗不言復陛下接之而不任以事，臣於是服陛下之仁。又悟今世之才，臣自以為得富國強兵之術者，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不以暇時講究立國之本末，而方揚眉伸氣以論富強，不知何者？謂之富強乎？陛下察之而不敢盡用，臣於是服陛下之明。陛下厲志復讐，足以對天命，篤於仁愛，足以結民心，而又明足以照臨羣臣，一偏之論，此百代之英主也。今乃委任庸人，籠絡小儒，以遷延大有為之歲月，臣不勝憤悱，是以忘其

賤而獻其愚陛下誠令臣畢陳於前豈惟臣區區之願將天地之神祖宗之靈實與聞之書奏帝赫然震動欲榜朝堂以勵羣臣用种放故事召令上殿將擢用之左右大臣莫知所爲惟曾覲知之將見亮亮耻爲覲所知踰垣而逃覲以其不諳已而不悅大臣尤惡其直言無諱交沮之乃有都堂審察之命宰相臨以上旨問所欲言皆落落不少貶又不合待命十日再詣闕上書曰恭惟皇帝陛下厲志復讐不肯卽安於一隅是有大功於社稷也然坐錢塘浮侈之隅以圖中原則非其地用東南習安之衆以行進取則非

其人財止於府庫則不足以通天下之有無兵止於尺籍則不足以兼天下之勇怯是以遷延之計遂行而陛下大有爲之志怯矣此臣所以不勝忠憤齋沐裁書獻之闕下願得望見顏色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大有爲之略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決大有爲之機務合於藝祖經畫天下之本旨然待命八日未有聞焉臣恐天下豪傑有以測陛下之意向而雲合響應之舉不得而成矣又上書曰臣妄意國家維持之具至今日而窮而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大指猶可恃以長久苟推原其意而變通之則恢復不足爲

矣然而變通之道有三有可以遷延數十年之策有
可以爲百五六十之計有可以復開數百年之基
事勢昭然而効見殊絕非陛下聰明度越百代決不
能一二以聽之臣不敢泄之大臣之前而大臣拱手
稱旨以問臣亦姑取其大體之可言者三事以答之
其一曰二聖北狩之痛蓋國家之大耻而天下之公
憤也五十年之餘雖天下之氣銷鑠頽隋不復知讐
耻之當念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振作其氣以泄其
憤使人人如報私讐此春秋書衛人殺州吁之意也
其二曰國家之規模使天下奉規矩準繩以從事羣

度外二字
公累言之
不知能守
祖宗之法
復祖宗之
疆度內乎
度外乎得
無大言無
當乎

臣救過之不給而何暇展布四體以求濟度外之功
哉其三曰藝祖皇帝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
事者故本朝以儒立國而儒道之振獨優於前代今
天下之士熟爛委靡誠可厭惡正在主上與二三大
臣反其道以教之作其氣而養之使臨事不至乏才
隨才皆足有用則立國之規模不至矣藝祖之本旨
而東西馳騁以定禍亂不必專在武臣也臣所以爲
大臣論者其略如此書既上帝欲官之亮笑曰吾欲
爲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亦好亟渡江而
歸日落魄醉酒與邑之狂士飲醉中戲爲大言言涉

通鑑卷八十六 宋紀
犯上一士欲中亮以其事首刑部侍郎何澹嘗為考
試官黜亮亮不平語數侵澹澹聞而嫌之即繳狀以
聞事下大理答掠亮無完膚誣服為不軌事聞帝知
為亮嘗陰遣左右廉知其事及奏入取旨帝曰秀才
醉後妄言何罪之有割其墮于地亮遂得免居無何
亮家僮殺人于境適被殺者嘗辱亮父其家疑事由
亮聞于官笞榜僮死而復蘇者數不服又囚亮父于
州獄而屬臺官論亮情重下大理時丞相王淮知帝
欲生亮而辛棄疾羅點素高亮才援之尤力復得不
死亮自以豪俠屢遭大獄歸家益厲志讀書所學益

和議不息
小人不退
此時務也
於朱熹
祖謙何預
而大泄其
憤可謂豪
傑否

博其學自孟子後惟推王通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
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抄忽較理於分寸以積累
為工以涵養為正晬面盎背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
於堂堂之陳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
虎豹變現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
胷自謂差有一日之長亮意蓋指朱熹呂祖謙等云
二月辛未申嚴武臣呈試法詔二廣毋以攝官人
治獄 甲申雨土 三月丁未李彥穎罷壬子以史
浩為右丞相兼樞密使己未以王淮知樞密院事趙
雄叅知政事帝謂浩曰自葉衡罷虛席以待卿久矣

中批

夏四月以陳俊卿判建康府時曾覲王抃其昇三人盤結擅政進退大臣權震中外士大夫爭附之俊卿自興化赴建康過闕入對因極言三人招權納賄薦進人才而以中批行之等事且曰去國十年見都城穀賤人安惟士大夫風俗大變帝曰何也俊卿曰向士大夫奔覲抃之門十才一二尚畏人知今則公然趨附已七八不復顧惜矣人才進退由私門大非朝廷美事臣恐二人壞朝廷紀綱廢有司法度敗天下風俗累陛下聖德帝感其言 丙寅以范成大叅知政事 辛未知紹興府張津進羨餘四十萬緡詔

有感于後卿之言

勤田功與水利之効

以代民輸和買身丁之半 五月庚子置武學國子員 六月庚午飭百官毋得請托 乙亥范成大罷知婺州 甲申以錢良臣僉書樞密院事 閏月壬寅置鎮江建康府轉般倉 秋七月甲子李顯忠卒 顯忠字君錫青澗人初名世輔高宗改賜今名生而神奇立功異域父子破家殉國志復中原見忤秦檜屢遭廢黜符離之役又為邵宏淵所忌竟無成功帝嘗奇其狀貌魁偉命繪像閣下卒謚忠襄 八月甲午復制科舊法詔諸路守令曰比年以來五穀屢登蠶絲盈箱嘉與海內共享阜康之樂尚念耕夫蠶婦

募民兵

終歲勤動價賤不足以償其勞郡邑兩稅除折帛折
變自有常制當輸正色者毋以重價強之折錢若有
故違重置于法 丁酉詔關外四州增募民兵為忠
勇軍 史浩薦朱熹知南康軍至南康值歲旱講求
荒政多所全活訪唐李渤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
舊為學規俾守之 九月戊寅賜岳飛謚曰武穆
冬十月戊戌史浩等上三祖下第六世仙源類譜仁
宗玉牒 十一月丙寅詔軍民喧闐者並從軍法甲
戌史浩罷乙亥以錢良臣叅知政事丁丑以趙雄為
右丞相王淮為樞密使 十二月庚寅朔頒新定薦

吏治

舉式 以劉清之知常州未任上疏曰今日之俗惟
知得而忘義詔令一下任者曰增秩乎士曰開科乎
兵曰受賞乎民曰蠲租乎有是則欣然奉承否則雖
有良法美意利國而使人謂之空文視之蔑如也蓋
為治之道有政有教理也義也人心所同謂今世明
於理義者為難其人不亦誣乎今日當精擇百官求
其明於義理者以為監司為學官為守令為將帥則
風俗知義上下一心陛下又與大臣端本清源所以
儀刑萬邦者不出於他而舉出於理義將以紹復大
業斯無難矣改知衡州衡自建炎軍興有所謂大軍

吏治

通鑑卷八十六
宋紀
月椿過湖錢者歲送漕司無慮七八萬緡疏請于朝
願酌量蠲減不報清之百凡樽節民力稍蘇或有稟
白手自書之吏不預焉。作諭民書一編簡而易從每
因月講與諸生輸情論學示以先後本末之序士民
興起部使者以清之不媚已貽書所厚臺臣論罷歸
築槐陰精舍以處從游之士有一善則亟稱而成就
之常歎曰王介甫不憑注疏欲修聖人之經。不憑今
之法令欲新天下之法。可謂知務第出於已者及不
逮舊。故上誤裕陵以至於今。後之君子必不安於註
疏之學。必不局於法令之文。二者正則治道自舉矣

宋元通鑑卷第八十六

宋元通鑑卷第八十七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八十七 起己亥至壬寅凡四年

孝宗七

淳熙六年 金大定十九年 春正月壬申蠲夔州路上供金銀

二月壬辰錢良臣以失舉賊吏奪三官丙申詔前

宰執侍從有已見利便聽不時以聞 呂祖謙詮擇

聖宋文海成編定為一百五十卷奏御賜名文鑑并

賜祖謙銀三百兩絹三百疋周必大承制撰序云建

隆雍熙之文偉咸平景德之文博天聖明道之詞古熙寧元祐之詞達雖體制互異源流間出而氣全理正其歸則同朱熹張栻殊不以爲然謂伯恭承當此事便好發明人主之學昔温公作資治通鑑可謂有補治道識者尚惜其枉費一生精力况文鑑乎

綱目不知通鑑然通鑑亦有不足處

論曰文鑑之有裨於世與否固未暇論而資治通鑑易紀傳爲編年自周威烈王以迄於五季千二百餘年治亂興亡得失之故昭若指掌似亦可爲鑒往者之一助矣顧謂其枉費精力何也朱子既有是說矣乃因其書而篇提數言以成綱目一書

力省功倍至今學者謂綱目繼獲麟而作而不復知有通鑑矣豈其數言遂能發明人主之學乎

三月丙寅錄趙鼎岳飛子孫賜京秩夏五月癸未給襄陽歸正忠義人田詔諸路轉運常平司凡沒官田營田沙田沙蕩之類復括數賣之六月甲午

廣西賦

建豐儲倉辛亥廣西妖賊李接破鬱林州守臣李

端卿棄城遁遂圍化州命經畧司討捕之端卿梅州

編管是夏旱詔求直言知南康軍朱熹上疏其略曰天下之務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綱紀蓋綱紀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

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閉塞私邪然後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上以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悅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讜言而安於私瞽之鄙態下則招集士大夫之嗜利無耻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爲引援擢置清顯所惡則密行訾毀公肆擠排交通貨賂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陛下所謂宰相師傅賓友諫

諍之臣。或反出其門牆承望其風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齷齪自守而未嘗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論者乃能略警逐其徒黨之一二既不敢深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正言以擣其囊橐窟穴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一二人之門名爲陛下獨斷而實此一二入者陰執其柄且云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之知上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爲亡也熹以疾請祠不報諭趙雄令分析雄言於帝曰士之好名者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者愈衆無乃適所

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帝以為然。姑置不問。熹仍舊供職候旨。秋七月戊辰。班隆興以來寬恤詔令于諸路。癸未。太白晝見經天。八月壬寅。以知楚州翟畋過淮。生事奪五官鈞州居住。九月癸未。詔閩廣賣鹽。毋擅增舊額。冬十月丙申。詔太學兩優釋褐與殿試第二人恩例。十一月乙卯。朔。帝著論數百言。深原用人之弊。因及誅賞之法。命宰執示從臣于都堂。十二月丙申。修百司省記法。己亥。詔自今鞠賊吏。後雖原貸者。毋以失入坐獄官。

七年

金大定二十年

春正月乙丑。劉焯以平李接功。擢集英

殿修撰。將佐幕屬吏士進官有差。二月癸未。朔。初

置廣南煙瘴諸州醫官。辛卯。魏王愷卒。愷寬慈為

帝深愛。雖出於外心。每念之。賜賚不絕。及卒。帝泫然

曰。向所以越次建儲。正為此子福氣差薄耳。謚惠憲。

二子攄。柄攄早卒。張栻卒。栻字敬夫。病且死。猶手

疏勸帝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

下之理。天下傳誦之。卒年四十八。帝聞之。嗟嘆不已。

朱熹與黃榦書曰。吾道益孤矣。栻穎悟夙成。父浚愛

之。自幼學所教。莫非仁義忠孝之實。長師胡宏宏以

通鑑卷之二十七
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枳退而思若有得焉。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枳益自奮厲，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錄爲人表裏，洞然勇於從義，無毫髮滯吝。每進對必自盟于心，不可以人主意輒有所隨順。帝嘗言伏節死義之臣難得。枳對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若平時不能犯顏敢諫，他日何望其伏節死義。帝又言難得辦事之臣。枳對陛下當求曉事之臣，不當求辦事之臣。若但求辦事之臣，則他日敗陛下事者未必非此人也。其遠小人尤嚴，爲都司日肩輿出，遇曾覲覲舉手欲揖枳，急掩其窓。櫺觀慙手不得下，所至郡暇

日召諸生告語民以事。至庭必隨事開曉，具爲條教。大抵以正禮俗明倫紀爲先，斥異端，毀淫祠，而崇社稷山川古先聖賢之祀。枳聞道甚蚤，朱熹嘗言已之學乃銖積寸累而成。如敬夫則大本卓然，先有見者也。枳所著論語孟子說太極圖說洙泗言仁錄諸葛武侯傳經世紀年行于世，嘗言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義者本心之當爲，非有爲而爲也；有爲而爲則皆人欲，非天理矣。學者稱爲南軒先生。三月壬戌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丁丑詔諸州招補軍籍之闕，自今歲以爲常。夏四月丙戌，趙雄等上仁宗

哲宗玉牒已酉命廢補武舉宗室小使臣行三年喪
五月戊辰以周必大叅知政事謝廓然僉書樞密
院事必大爲翰林學士幾年制命溫雅周盡事情
爲一時詞臣之冠及拜叅政帝謂之曰執政於宰相
固當和而不同前此宰相議事執政更無語何也必
大對曰大臣自應互相可否自秦檜當國執政不敢
措一辭後遂以爲當然陛下虛心無我人臣乃欲自
是乎惟小事不敢有隱則大事何出蔽欺帝深然之
六月壬寅詔試刑法官增試經義 秋七月丁卯
以旱決繫囚分命羣臣禱雨于山川 八月甲申以

禱雨未應諭輔臣令職事官以上各實封言事是夕
雨校書郎羅點上封事謂今時姦諛日甚議論凡陋
無所可否則曰得體與世浮沉則曰有量衆皆默已
獨言則曰沽名衆皆濁已獨清則曰立異此風不革
陛下雖欲大有爲於天下未見其可也自旱暵爲虐
陛下禱羣祠赦有罪曾不足以感動及朝求讜言夕
得茸雨天心所示昭然不誣獨不知陛下之求言果
欲用之否乎如欲用之則願以所上封事反覆詳熟
當者審而後行疑者咨而後決如此則治象日著而
亂萌自消矣 丁酉置湖南飛虎軍 九月壬申禁

諸路過糴 陸九齡時調全州教授未上得疾一日
晨興坐牀上與客語猶以天下學術人才爲念至夕
整襟正卧而卒九齡字子壽撫州金谿人與弟九淵
自相師友時稱二陸 冬十月丙戌詔限田太寬民
役煩重其令臺諫給舍同戶部長貳詳議以聞 十
一月癸丑詔邊吏存恤江西過淮饑民 十二月庚
寅趙雄等上神宗哲宗徽宗欽宗四朝國史志是月
胡銓卒銓字邦衡廬陵人剛方直諒知無不言言無
不盡勇往直前不以一毫利害動其心所著有易春
秋周禮禮記解有澹菴集一百卷行于世

趙汝愚

八年 金大定二十一年 春正月詔罷內侍兼兵職時擬以德
壽宮提舉陳源帶浙西副總管給事中趙汝愚論駁
以爲不當帝諭宰執曰汝愚言有理且可防微杜漸
進呈太上亦以爲然遂詔自今內侍不得兼兵職樞
密院遵守永爲定制 金討亮弒熙宗罪廢爲庶人
二月庚寅詔三省樞密六部置籍稽考興利除害
等事 陸九淵訪朱熹于南康九淵至白鹿書院熹
率寮友諸生請九淵登講席乞一言以警學者九淵
講論語君子喻於義一章曰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人
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者

必在乎義。所習在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乎利。所習在利，斯喻於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科舉取士久矣，名儒鉅公皆由此出。今爲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場屋之得失，顧其技與有司好惡如何耳。非所以爲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汨沒於此而不能以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而要其志之所向，則有與聖賢背而馳者矣。推而上之，則又惟官資崇卑，祿廩厚薄是計。豈能悉心力於國事民隱，以無負於任使哉。從事其間，更歷之多，講習之熟，安得不有所喻。顧恐不在於義耳。

誠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爲小人之歸。其於利欲之習，恒焉爲之痛心。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而篤行之。由是而進於場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學，曾中之蘊，而不詭於聖人。由是而仕，必皆共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爲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聽者莫不竦然，至有泣下者。熹曰：子靜發明敷暢，懇到明白，皆有以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於此反身而深察之，則庶乎其可以不迷人德之方矣。三月戊午，以潮州賊沈師爲亂，趣帥憲捕之。

除朱熹提舉江西常平茶鹽 閏月辛巳命諸路

袁燮

通鑑卷八十一 宋紀
帥臣監司分州郡臧否為三等歲終來上 戊子賜
禮部進士三百七十九人是科得袁燮 夏四月癸
酉立柳州宜章桂陽軍臨武縣學以教養峒民子弟
五月戊寅詔監司守令勸課農桑 壬寅以史浩
為少師 六月戊辰史浩薦薛叔似楊簡陸九淵陳
謙葉適袁燮趙善譽等十六人詔並赴都堂審察九
淵不赴調袁燮為江陰尉浙西大饑常平使羅點屬
任賑恤袁燮命每保畫一圖田疇山水道路悉載之
民居分布凡名數治業悉書之合保為都為鄉為縣
征發爭訟追胥披圖可立決以此為荒政首 秋七

荒政

月除朱熹直秘閣再辭不允 呂祖謙卒祖謙字伯
恭夷簡六世孫也其先河東人五世祖公著徙開封
祖好問始居婺州其學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
長從林之奇汪應辰胡憲游而友張栻朱熹學以關
洛為宗旁稽載籍心平氣和不立崖異少卞急一日
誦孔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之言忽覺平時念憶渙
然冰釋朱熹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
講畫將以開物成務既卧病而任重道遠之志不衰
居家之政皆可以為後世法年四十五而卒著讀書
記大事記皆未成書考定古周易書說闡範官箴辨

志錄宋文鑑行于世學者稱爲東萊先生 八月庚戌趙雄罷雄自四川幕官陳恢復之策爲帝所奇不數年致位右相每進見必言二帝在沙漠及帝眷衰有言雄多私里黨者帝疑之會陳峴帥四川命從中出雄遂求去乃出知瀘州 癸丑以王淮爲右丞相兼樞密使淮既相問太子侍讀楊萬里曰宰相先務何事萬里曰人才淮因問其人萬里卽疏朱熹袁樞以下六十人 甲寅以謝廓然同樞密院事 改除朱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時浙東荐饑王淮薦熹卽日單車就道 九月辛巳錢良臣罷庚寅以謝廓然

去有名

兼權叅知政事 冬十月甲子詔災傷州縣諭民賑糶 十一月己亥朱熹奏事延和殿熹去國二十年一得見上極陳災異之由與夫修德任人之說凡兩劄大略謂陛下臨御二十年間水旱盜賊略無寧歲意者德之崇未至於天歟業之廣未及於地歟政之大者有未舉而小者無所繫歟刑之遠者或不當而近者或幸免歟君子有未用而小人有未去歟大臣失其職而賤者竊其柄歟直諫之言罕聞而諂諛者衆歟德義之風未著而汗賤者騁歟貨賂或上流而恩澤不下究歟責人或已詳而反躬有未至歟夫必

通鑑卷之二十七 宋紀
有是數者而後足以召災而致異又言陛下卽政之初蓋嘗選建豪英任以政事不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始得以奉燕間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又慮其勢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已也則時聽外廷之論將以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陛下旣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兼聽士大夫之公言以爲駕御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旣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

近習便嬖側媚之態旣足以蠱心志其胥吏狡獪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此其生熟甘苦旣有所分恐陛下未及施其駕馭之術而已墮其計中矣是以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采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旣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借力於所重以爲竊位固寵之計中外相應更濟其私日徃月來浸淫耗蝕使陛下之德業日隳綱紀日壞邪佞充塞貨賂公行兵愁民怨盜賊間作災異數見飢饉荐臻羣小相挺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有陛下了無所得而國家顧乃獨受其弊上爲動容竦聽因

通鑑卷之二十一 宋紀
條陳救荒之策首劄畫爲七事其一以爲救荒之務
早行檢放。從實蠲減。其二勸分之數量與增減使得
其平。其三上戶蓄米不多。特許減半推賞。使應募者
衆。其四乞撥豐儲倉米三十萬石以備糶濟。其五民
間官物並與住。催其戶部指定支遣之數。且於內庫
支借。紹興丁錢宜預行蠲放。其六受命之初卽嘗印
榜招海商販廣米至浙東許以不收雜稅錢。到則依
價出糶。更不裁減。其七乞申嚴行下官吏奉行不虔
者奏劾老病昏愚者汰遣。惻怛愛民才力可使者許
不拘文法時暫差權謂如治獄捕盜官不許差出之

數仍依富弼趙抃例通差得替待闕宮廟持服官時
暫管幹次復陳二說乞著令自今水旱約及三分以
上第五等戶並免檢踏。具帳先與全戶蠲放。如及五
分以上則第四等戶亦如之。及推行崇安社倉法於
天下。次言紹興和買均輸之重。請革其弊。帝深納之。

濬濟社倉

甲寅以旱傷罷喜雪宴辛卯浚行在至鎮江府運
河 十二月甲子下朱熹社倉法于諸路初熹始拜
命卽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視事于西興則
客舟之米已輳集。熹日鈎訪民隱按行境內始于會
稽諸縣次及七郡窮山長谷靡所不到每出皆乘單

通鑑卷六十七
車屏徒御。一身所需皆自資以行。秋毫不及州縣。以故所至人不及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有自引去者。所部肅然。凡政有不便於民者。悉釐革之。因上言。乾道四年。民艱食。熹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賑貸。夏。受粟于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償。自後隨年歛散。歉。蠲其息之半。大饑。則盡蠲之。凡十有四年。以元數六百石還府。見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爲社倉。不復收息。每碩止收耗米三升。以故一鄉四五十里間。雖遇歉年。民不缺食。詔下其法於諸路。其法以十家爲甲。甲推一人爲首。五十家則推一人通曉者爲社首。其逃

軍及無行之士。與有稅糧衣食不缺者。並不得入甲。其應入甲者。又問其願與不願。願者開具一家大小口若干。大口一石。小口五斗。五歲以下者不預。置籍以貸之。其以濕惡不實還者有罰。帝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淮言熹行其所學。民被實惠。詔諸路各行其法。戊辰。金遣魏貞吉等來賀明年正旦。以爭執進書儀。帝還內遣王抃往諭旨。已巳。貞吉奉書入見。金主謂宰臣曰。山東大名等路猛安謀克戶之民。徃徃驕縱。不親稼穡。不令家人農作。盡令漢人佃。時取租而已。富家盡服紈綺。酒食遊宴。貧者爭慕

通鑑卷八十七 宋紀
效之。欲望家給人足難矣。更當委官閱實戶數計口授地。必令自耕。力不贍者方許佃於人。仍禁其農時飲酒。又曰奚人六猛安已徙居咸平臨潢泰州其地肥沃且精勤農務。各安其居。女直人徙居奚地者聞皆自耕。歲用亦足。彼地肥美異於他處。惟附都民以水害稼者賑之。其惰農飲酒勸農謀克及都管各以等第科罪。

九年

金大定二年

春正月丁丑命兩淮戍兵歲一更

癸未罷樞密都承旨王抃予外祠以文臣爲都承旨
戊子糴廣南米赴行在 除陸九淵爲國子學正

九淵言論感發諸生興起 二月庚戌遣使訪問二

廣鹽法利害 三月壬辰遣使按視淮南江浙賑濟

夏四月癸亥帝覽陸贄奏議論講讀官曰今日之政恐有如德宗之弊者。卿等條陳勿隱。五月丙子詔輔臣擇監司郡守必先才行。六月戊午謝廓然卒。甲子太白晝見經天。詔捕蝗朱熹上疏言爲今之計獨有斷自聖心沛然發號責躬求言然後君臣相戒痛自省改其次惟有盡出內庫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爲收糴之本。詔戶部無得催理舊欠。詔諸路漕臣遵依條限檢放稅租。詔宰臣沙汰被災路分。州軍

監司守臣之無狀者。遴選賢能。責以荒政。庶幾猶足以下結人心。消其乘時作亂之意。不然。臣恐所憂者不止於餓殍。而在於盜賊蒙其害者。不止於官吏。而上及於國家也。復上時宰書其略云。朝廷愛民之心。不如惜費之甚。是以不肯為極力愛民之事。明公憂國之念。不如愛身之切。是以但務為阿諛順旨之計。然民之與財。孰輕孰重。身之與國。孰大孰小。財散猶可聚。民心一失。則不可復收。身危猶可安。國勢一傾。則不可復正。至於民散國危。而措身無所。則其所聚。有不為大盜積者邪。秋七月辛巳。出南庫錢三千。

出庫錢賑

萬緡付朱熹備賑。羅壬辰以李彥穎參知政事。八月

月巳亥朔。詔紹興民戶去歲已納夏稅。應減者三十

萬緡。理為今年之數。除朱熹直徽猷閣。以其賑濟

有勞也。九月庚午。以王淮梁克家為左右丞相。時

成都闕帥。上加訪問。王淮以留正對上曰。非閩人乎。

淮曰。立賢無方。湯之執中也。必曰閩有章惇呂惠卿。

不有曾公亮蘇頌蔡襄乎。必曰江浙多名臣。不有丁

謂王欽若乎。上稱善。拜左相。乙未。禁蕃舶販易金銀

著為令。改除朱熹為江西提刑。先是熹行部至台

州。知州唐仲友為其民所訟。熹按得其實。而仲友與

王淮牽朱熹留正二事。差好留正。

王淮不終

王淮同里且為姻家已除仲友江西提刑未行而熹論之淮匿其章不以聞熹論益力章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江西新命以授熹熹具疏辭免大略以為所除官乃填唐仲友闕蹊田奪牛之誚雖三尺童子知其不可臣愚何敢自安乞特賜與祠 冬十月丙午罷軍器所招軍辛亥塞四川沿邊支徑 十一月戊辰朔禁臣庶之家婦飾僭擬

出處

宋元通鑑卷第八十七

宋元通鑑卷第八十八

明賜進士前中憲矣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八十八 起癸卯至丙午凡四年

孝宗八

淳熙十年 金大定二十三年 春正月丁丑以施師點僉書樞

薛叔似

密院事 國子學錄薛叔似登對論祖宗立國之初

除二稅外取民甚輕自熙寧以來賦日增而民困滋

甚帝嘉納之因曰朕在宮中如一僧叔似曰此非所

望於陛下當論功業如何正使海內富庶如文景不

是引君當道之語

應孟明以直對遷官

崔盜可以役流宋之

黃洽

過江左之文景法度修明如明章不過江左之明章。陛下即位二十餘年國勢未張未免牽於苟安無事之說。上默然復數日宰執進擬朝士上出寸紙書叔似及應孟明姓名嘉其奏對也遷太常博士尋除樞密院編修官。甲申李彥穎罷以黃洽為御史中丞洽奏薦舉請託必競於宰執臺諫之門若宰執臺諫不為人覓舉使士大夫咸自淬厲以公道得之豈不甚善。或果知其人露章以薦亦何不可。潭州奏強盜罪不至死應配者坐加役流有旨具議洽曰強盜異他盜以其故為也若止髡役三年之後圈檻一弛

議論安得不多小入安得不恣

稀突四出善良受害可勝數耶况役時必去防閑之具走逸結合患尤甚焉上深然之。詔朱熹屢乞祠可差主管台州崇道觀熹自是杜門不出作武夷精舍居之。二月癸卯竄內侍陳源于郴州源提舉德壽宮恃恩專恣其廝亦補官帝聞而惡之故竄且籍其家。三月戊辰李燾上續資治通鑑長編詔藏秘閣燾自謂此書寧失之繁無失之畧故一祖八宗之事凡六百八十七卷燾請序上許之竟不克就史臣謂其多掇拾野史非春秋傳疑傳信之法也。夏四月巳亥命湖南廣西墮塞溪洞徑路。五月辛卯詔

疏襄陽木渠以渠傍地爲屯田給民耕之 六月戊戌監察御史陳賈請禁道學王淮以唐仲友之故怨朱熹欲沮之於是吏部尚書鄭柄上疏言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欺世盜名不宜信用帝已惑其說淮又以太府丞陳賈爲監察御史賈因而對首論曰臣竊謂天下之士所學於聖人之道者未始不同既同矣而謂已之學獨異於人是必假其名以濟其僞者也邪正之辨誠與僞而已矣表裏相副是之謂誠言行相違是之謂僞臣伏見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其說以謹獨爲能以踐履爲高以正心誠意克

何不明攻其所爲

已復禮爲事若此之類皆學者所共學也而其徒乃謂已獨能之夷考其所爲則又大不然不幾于假其名以濟其僞者邪臣願陛下明詔中外痛革此習每於聽納除授之間考察其人擯斥勿用以示好惡之所在庶幾多士靡然向風言行表裏一出於正無或肆爲詭異以于治體實宗社無疆之福蓋指熹也帝從之由是道學之名貽禍于世後直學士院尤袤以程氏之學爲陳賈所攻言于帝曰道學者堯舜所以帝禹湯文武所以王周公孔孟所以設教近立此名詆訾士君子故臨財不苟得所謂廉介安貧守道所

尤袤

謂恬退擇言願行所謂踐履行已有耻所謂名節皆目之為道學此名一立賢人君子欲自見于世一舉足且入其中俱無所免此豈盛世所宜有願循名責實聽言觀行人情庶不壞於疑似帝曰道學豈不美之名正恐假託為姦真偽相亂爾秋七月以早曠求直言尤表上言天地之氣宣通則和壅遏則乖人心舒暢則悅抑鬱則憤催科峻急而農民怨關征苛察而商旅怨差注留滯而士大夫有失職之怨廩給朘削而士卒有不足之怨奏讞不時報而久繫囚者怨幽枉不獲伸而負累者怨強暴殺人多時貸命使

已死者怨有司買納不卽酬價負販者怨人心抑鬱所以感傷天和者豈特一事而已方今救荒之策莫急於勸分輸納既多朝廷吝於推賞乞詔有司檢舉行之八月戊申以施師點黃洽叅知政事上謂洽曰卿每告朕用人今卿用人之地不可不勉洽奏云因言固可以知人輕聽亦至于失人是故聽言不厭其廣廣則庶幾其無壅擇言不厭其密審則庶幾其無誤帝深然之冬十月乙未詔兩浙義役從民便十一月壬戌朔日食甲戌幸龍山大閱閏月壬寅詔却安南獻象十二月丙子朝德壽宮行太上皇

后慶壽禮 遷陸九淵爲敕令所刪定官與漕使尤
表書略曰朱元晦在南康已得太嚴之聲元晦之政
亦誠有病然恐不當泛然以嚴病之使罰當其罪刑
故無小遽可以嚴而非之乎愚嘗謂不論理之是非
事之當否而汎然爲寬嚴之論者乃後世學術議論
無根之弊道之不明政之不理由此其故也元晦浙
東救旱之政比者屢得浙中親舊書及道途所傳頗
知梗概浙人殊賴自劾一節尤爲適宜其誕慢以僥
寵祿者當少阻矣

十一年

金大定二
十四年

春正月辛卯朔雨土

辛丑安化

沙世堅討

蠻蒙光漸等犯宜州思立砦廣西兵馬鈐轄沙世堅
出兵討之獲光漸 丙午詔江東西路諸監司義役
差役從民便 甲寅雨土 朱熹還自浙中見其士
習馳騫於外每語學者且觀孟子道性善及求放心
兩章務收斂凝定以致克己求仁之功而深斥其所
學之誤以爲舍六經語孟而遵史遷舍窮理盡性而
談世變舍治心修身而喜事功大爲學者心術之害
極力爲呂祖儉潘景愈孫應時輩言之且貽書于陸
九淵曰敕局時與諸公相見亦有可告語者否於律
令中有不合道理不近人情處隨事改正其一二亦

呂祖儉
潘景愈
孫應時

非小補也。二月甲申詔兩淮京西湖北萬弩手令
在家閱習每州許歲上材武者一二人試授以官如
四川義士之制。三月癸巳命利路三都統吳挺郭
鈞彭果密陳出師進取利害以備金人。辛丑罷秀
州御馬院莊歸其侵地。庚戌詔御試策有及軍民
利害者考官衰類以聞。陸九淵上殿輪對進五劄
其一曰臣讀典謨大訓見其君臣之間都俞吁咈相
與論辨各極其意了無忌諱嫌疑於是知事君之義
當無所不用其情。唐太宗卽位之初魏徵爲尚書右
丞或毀徵以阿黨親戚者太宗使溫彥博按訊非是

彥博言徵爲人臣不能著形迹遠嫌疑心雖無私亦
有可責太宗使彥博責徵且曰自今宜存形迹徵入
見曰臣聞君臣同德是謂一體宜相與盡誠若上下
但存形迹則邦之興衰未可知也。太宗瞿然曰吾已
悔之數年之後蠻夷君長帶刀宿衛外戶不閉商旅
野宿非偶然也。唐太宗固未足爲陛下道然其君臣
之間一能如此卽著成効陛下天錫勇智隆寬盡下
遠追堯舜誠不爲難而臨御二十餘年未有太宗數
年之效版圖未歸讐耻未復生聚教訓之實可爲寒
心執事者方雍雍于于以簿書期會之隙與造請乞

通鑑卷八十一
隋書卷八十一
六
憐之人俯仰酌酢而不倦道兩賜時若有詠誦太平
之意臣竊惑之臣誠恐因循玩習之久薰蒸浸漬之
深雖陛下剛健亦不能不消蝕也鳳凰之所以能高
飛者在六翮臣願陛下毋以今日所進爲如是足矣
而博求天下之俊傑相與舉論道經邦之職將見無
愧於唐虞之治朝而唐之太宗誠不足爲陛下道其
二曰臣少讀漢武帝策賢良詔至所謂任大而守重
嘗竊嘆曰漢武帝亦安知所謂任大而守重者自秦
而降言治者稱漢唐漢唐之治雖其賢君亦不過因
陋就簡無卓然志於道者因陋就簡何大何重之有

今陛下獨卓然有志於道真所謂任大而守重道在
天下固不可磨滅然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今陛下羽
翼未成則臣恐陛下此志亦不能自遂陛下此志不
遂則宜其治功之不立日月逾邁而駸駸然反出漢
唐賢君之下也神龍棄滄海釋風雲而與鯢鯨校技
於尺澤理必不如臣願陛下益致尊德樂道之誠以
遂初志則豈惟今天下之幸千古有光矣其三曰臣
嘗謂事之至難莫如知人人主誠能知人則天下無
餘事矣管仲嘗三戰三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何
所見而遽使小白置彎弓之怨釋拘囚而相之韓信

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不能自業見厭於人寄食於漂母受辱於胯下蕭相國何所見而必使漢王拔於亡卒之中齋戒設壇而拜之陸遜吳中年少書生耳呂蒙何所見而必使孫仲謀度越諸老將而用之諸葛孔明南陽耕夫偃蹇特甚者耳徐庶何所見而必欲屈先主枉駕顧之此四人者自其已成之效觀之童子知其非常士也當其窮困未遇之時臣謂常人之識必無能知之理人之知識若登梯然進一級所見愈廣上者能兼下之所見下者必不能如上所見陛下誠能坐進此道使古今人品瞭然於心目則

四子之事又豈足爲陛下道哉若猶屈鳳翼於雞鷲之羣日與瑣瑣者共事信其俗耳庸目以是非古今臧否人物則非臣之所敢知也其四曰臣嘗謂天下之事有可立致者有當馴致者肯趨之差議論之失是惟不悟悟者則可以立改故定趨向立規模不待悠久此則可以立致者至如救宿弊之風俗正久隳之法度雖大舜周公復生亦不能一旦而盡如其意惟其趨向既定規模既立徐圖漸治磨以歲月乃可望其丕變此則所謂當馴致者日至之時陽氣卽應此立致之驗也大冬不能一日而爲大夏此馴致之

通鑑卷之八十一 宋紀 卷八十一
驗也凡事不合天理不當人心者必害天下效見之
著無智愚皆知其非然或者明不燭理量不容物一
旦不勝其忿驟爲變更其禍敗往往甚於前日後人
懲之乃謂無可變更之理真所謂懲羹吹虀因噎廢
食者也自秦漢以來治道厯雜而其心懷愧於前古
者病正坐此歲在壬辰臣省試對策首篇大抵言古
事是非初不難論但論於今日多類空言事體遼絕
形勢隔塞無可施行末章有云然則三代之政其終
不可復哉顧當爲之以漸而不可驟耳有包荒之量
有馮河之勇有不遐遺之明有朋亡之公於復三代

乎何有臣乃今日復請爲陛下誦之其五曰臣聞人
主不親細事故臯陶賡歌致叢脞之戒周公作立政
稱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事唐德宗親擇吏宰
畿邑柳渾曰陛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臣當選京兆
尹以承大化尹當求令長以親細事代尹擇令非陛
下所宜此言誠得臯陶周公之旨今陛下米鹽靡密
之務徃徃皆上累宸聽臣謂陛下雖得臯陶周公亦
何暇與之論道經邦哉荀卿子曰主好要則百事詳
主好詳則百事荒臣觀今日之事有宜責之令者令
則曰我不得自行其事有宜責之守者守亦曰我不

得自行其事推而上之莫不皆然文移回復互相牽制其說曰所以防私而行私者方藉是以藏姦伏慝使人不可致詰惟盡忠竭力之人欲舉其職則苦於隔絕而不得遂其志以陛下之英明焦勞於上而事勢之在天下者皆不能如陛下之志則豈非好詳之過邪此臣所謂旨趣之差議論之失而可以立變者也臣謂必深懲此失然後能遂求道之志致知人之明陛下雖垂拱無爲而百事詳矣上反覆贊歎是月金主如會寧論太子守國太子以不諳政務辭金主曰政事無甚難但用心公正毋納讒邪久之自熟

太子乃受守國寶 夏四月甲子以興元義勝軍移戍襄陽 五月甲寅出緡錢三十萬犒給四川久戍將士 六月庚申以周必大爲樞密使 己卯諸州歲買稻種備農民之闕 秋七月癸丑以浙西江東水禁諸州遏糴 九月甲寅減四川酒課六十八萬餘緡 冬十月甲子命舉改官人犯賊者舉主降二官太常博士倪思言舉人輕視史學今之論史者獨取漢唐混一之事三國六朝五代爲非盛世而耻談之然其進取之得失守禦之當否籌策之踈密區處兵民之方形勢成敗之迹俾加討究有補國家請諭

存問處士

春官凡課試命題雜出諸史無所拘忌考覈之際稍以論策為重毋止以初場定去留從之 壬午詔諸以忠義立廟者兩淮漕臣繕治之 十一月甲寅令

州縣毋得於常賦外追取于民 十一月己卯詔戒監司

十二年金大定二年春正月己丑禁交趾鹽入省地壬

辰四川制置使留正誘青羗奴兒結殺之 二月禁

胡蕃樂 朱熹提舉崇道觀秩滿復乞祠拜華州雲

臺之命 三月乙酉孫擴進封平陽郡王辛卯禁習

渤海樂 夏四月戊辰班淳熙寬恤詔令 丙子謀

言故遼大石林牙假道夏人以伐金密詔吳挺與留

正議之是月金主曲赦會寧府放免今年租稅百姓

年七十以上者補一官謂羣臣曰上京風物朕自樂

之每奏還都輒用感愴祖宗舊邦不忍舍去萬歲之

後當置朕于太祖之側卿等無忘朕言遂宴宗室宗

婦于皇武殿賜官賞賚有差曰尋常朕不飲酒今日

甚欲成醉此樂亦不易得也宗室婦女及羣臣故老

以次起舞進酒金主曰吾來數月未有一人歌本曲

者吾自為汝等歌之其詞道王業艱難及繼述之不

易至慨想祖宗宛然如睹歌畢泣下羣臣宗戚捧觴

上壽皆稱萬歲於是諸夫人更歌本曲如私家之會
既醉金主復續調至一鼓乃罷明日發上京宗室戚
屬奉辭金主曰太平歲久國無征徃汝等皆奢縱徃
徃貧乏朕甚憐之當務儉約無忘祖宗艱難因泣下
數行宗室戚屬皆感泣而退金主遂還燕 五月庚
寅地震尚左郎官楊萬里應詔上書曰臣聞言有事
於無事之時不害其爲忠言無事於有事之時其爲
姦也大矣南北和好踰二十年一旦絕使敵情不測
而或者曰彼有五單于爭立之禍又曰彼有匈奴困
於東胡之禍既而皆不驗道塗相傳繕汴京城池開

海州漕渠又於河南北僉民兵增驛騎製馬櫪籍井
泉而吾之間諜不得以入此何爲者耶臣所謂言有
事於無事之時者一也或謂金主北歸可謂中國之
賀臣以中國之憂正在乎此此人北歸蓋懲創於逆
亮之空國而南侵也將欲南之必固北之或者以身
填撫其北而其子與婿經營其南也臣所謂言有
事於無事之時者二也臣竊聞論者或謂緩急淮不
可守則棄淮而守江是大不然昔者吳與魏力爭而
得合肥然後吳始安李煜失滁揚二州自此南唐始
蹙今日棄淮而保江既無淮矣江可得而保乎臣所

通鑑卷之八十一 宋紀
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三也。今淮東西凡十五郡所謂守帥不知陛下使宰相擇之乎。使樞廷擇之乎。使宰相擇之。宰相未必爲樞廷慮也。使樞廷擇之。則除授不自宰相也。一則不爲之慮。一則不自已出。緩急敗事則皆曰非我也。陛下將責之誰乎。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四也。且南北各有長技。若騎若射。北之長技也。若舟若步。南之長技也。今爲北之計者。日繕治其海舟。而南之海舟則不聞繕治焉。或曰吾舟素具也。或曰舟雖未具而憚於擾也。紹興辛巳之戰。山東采石之功。不以騎也。不以射也。不以步也。

唯舟而已。當時之舟。今可復用乎。且夫斯民一日之擾與社稷百世之安危。孰輕孰重。事固有。大於擾者也。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五也。陛下以今日爲何等時。耶。金人日逼疆場。日擾而未聞防金人者。何策保疆場者。何道。但聞某日修某禮文也。某日進某書史也。是以鄉飲理軍。以干羽解圍也。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六也。臣聞古者人君人不能悟之。則天地能悟之。今也國家之事。敵情不測。如此而君臣上下處之。如太平無事之時。是人不能悟之矣。故上天見災異。異時熒惑。犯南斗。邇日鎮星犯端門。

熒惑守羽林臣書生不曉天文未敢以爲必然也至於春正月日青無光若有兩日相摩者茲不日大異乎然天猶恐陛下不信也至於春日載陽復有雨雪殺物茲不日大異乎然天猶恐陛下又不信也迺五月庚寅又有地震茲又不日大異乎且夫天變在遠臣子不敢奏也不信可也地震在外州郡不敢聞也不信可也今也天變頻仍地震輦轂而君臣不聞警擢朝廷不聞咨訪人不能悟之則天地能悟之臣不知陛下於此悟乎否乎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七也自頻年以來兩浙最近則先旱江淮則又旱

湖廣則又旱流徙相續道殣相枕而常平之積名在而實亡入粟之令上行而下慢靜而無事未知所以賑救之動而有事將何所仰以爲資耶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八也古者足國裕民惟食與貨今之所謂錢者富商巨賈閹宦權貴皆盈室以藏之至於百姓三軍之用惟破楮券爾萬一如唐涇原之師因怒糲食蹴而覆之出不遜語遂起朱泚之亂可不爲寒心哉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九也古者立國必有可畏非畏其國也畏其人也故符堅欲圖晉而王猛以爲不可謂謝安桓冲江左之望是存晉

通鑑卷之八十八 孝宗八
者二人而已異時名相如趙鼎張浚名將如岳飛韓
世忠此金人所憚也近時劉琪可用則早死張栻可
用則沮死萬一有緩急不知可以督諸軍者何人可
以當一面者何人而金人之所素畏者又何人也或
者謂人之有才用而後見臣聞之記曰苟有車必見
其式苟有言必聞其聲今日有其人而未聞其可將
可相是有車而無式有言而無聲也且夫用而後見
非臨之以大安危試之以大勝負則莫見其用也平
居無以知其人必待大安危大勝負而後見焉成事
幸矣萬一敗事悔何及耶昔者謝玄之北禦苻堅而

郗超知其必勝桓溫之西伐李勢而劉惔知其必取
蓋玄履屐之間無不當其任溫於菹博不必得則不
爲二子於平居無事之日蓋必有以察其小而後信
其大也豈必大用而後見哉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
之時者十也願陛下超然遠覽昭然遠寤勿恃聖德
之崇高而增其所未能勿恃中國之生聚而嚴其所
未備勿以天地之變異爲適然而法宣王之懼災勿
以臣下之苦言爲逆耳而體太宗之導諫勿以女謁
近習之害政爲細故而監漢唐季世致亂之由勿以
仇讐之包藏爲無他而懲宣政晚年受禍之酷責大

臣以通知邊事軍務如富弼之請勿以東西二府而異其心。委大臣以薦進謀臣良將如蕭何所奇勿以文武兩途而殊其轍。勿使賂宦者而得旄節。如唐大曆之弊。勿使貨近幸而得招討。如梁段凝之敗。以董蜀之心而董荆襄。使東西形勢之相接。以保江之心而保兩淮。使表裏唇齒之相依。勿以海道爲無虞。勿以大江爲可恃。增屯聚糧治艦扼險。君臣之所咨訪朝夕之所講求。姑置不急之務。唯專備敵之策。庶幾上可消於天變。下不墮於敵姦。則天下之事有本根。有枝葉。臣前所陳枝葉而已。所謂本根則人主不可

以自用人。主自用則人主不任責。然猶未害也。至於軍事而猶曰誰當憂此。吾當自爲今日之事。將無類此傳曰。水木有本原。聖學高明。願留心于所以爲本原者焉。辛卯詔趙汝愚察守令擇兵官防盜賊。六月丁丑詔浙東帥臣監司不以時上諸州臧否奪一官。秋七月丁酉太白晝見經天。甲辰以淮西屯田鹵莽總領軍帥漕臣守臣奪官有差。八月癸亥詔太上皇壽八十。令有司議慶壽禮。九月丁丑詔諸路總領軍帥漕臣守臣歲上屯田所收之數。冬十二月甲子以知福州趙汝愚爲四川制置使。

萬古流芳
之策

十三年金大定二十六年春正月庚辰朔率羣臣詣德壽宮
行慶壽禮大赦百官加恩 二月甲寅詔犯盜兩次
以上雖為從論死 夏四月辛亥詔吳挺結約夏人
五月癸未日中有黑子自淳熙至此凡四見 宴
講官于秘書省時進讀陸贄奏議終篇賜侍讀蕭燧
等御筵及金襴鞍馬帝召宰執賜酒從容語曰自古
人主讀書少有知道知之亦罕能行之甚者但作歌
詩如隋陳之君竟亦何補唐德宗豈不知書然所行
不至與陸贄論事皆使中人傳旨且事有是非面相
詰難猶恐未盡傳旨安能盡邪投機之會間不容髮

李大性

惟其若此失事多矣故朕每事以德宗為戒 以李
大性主管吏部架閣文字大性進典故辨疑百篇皆
本朝故實蓋網羅百氏野史訂以日歷實錄核其正
舛率有據依帝讀而褒嘉之 秋七月壬寅謚胡銓
曰忠簡 閏月戊申以留正僉書樞密院事正在蜀
以簡素化民歸裝僅書數麓而已餘無長物 己未
五星皆伏 八月乙亥朔日月五星聚于軫 九月
乙巳詔偽造會子凡經行用並處死 冬十一月甲
子江准等上仁宗英宗玉牒神哲徽欽四朝國史列
傳 丙寅梁克家罷 除陸九淵將作監丞給事中

吏節

李成之

王信上疏論駁改九淵主管台州崇道觀九淵與李成之書曰王給事謂吾將白其為首相爪牙者故惶懼為此亦可憐也古人所以不屑屑於間政適人而務有以格君心者蓋君心未格則一邪去一邪登一弊去一弊興如循環然何有窮也及君心既格則規模趨向有若燕越是非邪正有若蒼素大明東升羣陰畢伏是瑣瑣者亦何足復汗人牙頰哉向來面對粗陳梗槩明主不以為狂而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所以低回之久者欲俟再望清光輸寫忠蘊以致臣子之義耳然而不遂則亦天也王氏之子焉能使予不

切中宋弊

遇哉 十二月甲午陳俊卿卒年七十四方屬疾手書示諸子勿祈恩澤勿請謚樹碑上聞嗟悼謚正獻俊卿字應求興化人幼莊重不妄言笑孝友忠敬得於天資平居恂恂若不能言立朝則正色危論分別邪正面斥權勢無顧避凡所奏請關治亂安危之大者雅善汪應辰李燾尤敬朱熹屢嘗論薦其卒也熹不遠千里往哭之 乙未賑臨安府城內外貧乏老疾之民 戊戌大理寺奏獄空

宋元通鑑卷第八十八

道長子

